

## 雪 国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了。夜空下，大地赫然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起身走来，把岛村面前的车窗放下。顿时卷进一股冰雪的寒气。姑娘探身窗外，朝远处喊道：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提着灯的男人，慢腾腾地踏着雪走来。围巾连鼻子都包住了。帽子的皮护耳垂在两边。

岛村眺望窗外，心想：竟这么冷了么？只见疏疏落落的几间木板房，像是铁路员工的宿舍，瑟缩在山脚下。火车还没开到，雪色就给黑暗吞没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

“哦，是叶子姑娘呀！回家吗？天儿又冷起来啦。”

“听说我弟弟这次派到这儿来工作，请多关照。”

“这种地方，恐怕耽不了多长时间，就会闷得慌了。年纪轻轻的，也怪可怜的。”

“他还完全是个孩子，请您多加指点，拜托您了。”

“好说好说，他干活很卖力。这往后就要忙起来了。去年雪可大哩，常常闹雪崩，火车无法进退，村里送茶送饭的，也忙得很呢。”

“站长先生，看您穿得真厚实呀。弟弟写信过来，他连背心还都没穿呢。”

“我穿了四件衣服。那些年轻后生，一冷便光是喝酒。现在着了凉，一个个横七竖八全在那躺着呢。”

站长朝宿舍方向扬了扬手上的灯。

“我弟弟他也喝酒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不这样。”

“您这就回去？”

“我受了点伤，要去看医生。”

“噢，这可没错。”

站长的和服上罩着外套，好象想赶紧结束站在雪地里的对话，转过身子说：

“那么，路上多保重吧。”

“站长先生，我弟弟这会儿出来没有？”叶子的目光向雪地上搜寻着。

“站长先生，我弟弟就请您多照应，一切拜托了。”

她的声音，凄美悲凉。那么激扬清越，仿佛雪夜里会传来回声似的。

火车开动了，她仍旧没从窗口缩回身子。等火车渐渐赶上在轨道旁行走的站长时，她喊道：

“站长先生，请转告我弟弟，叫他下次休息时，回家一趟。”

“好吧——”站长高声答应着。

叶子关上窗子，双手捂着冻红的脸颊。

这些县境上的山，经常备有三辆扫雪车，是为了下雪天用的。隧道的南北两端，已架好雪崩警报电线，还配备了五千人次的清雪民夫，再加上二千人次的青年消防员，随时可以出动。

岛村听说这位名叫叶子姑娘的弟弟打冬天起，便在这行将被大雪掩埋的信号所干活后，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称她“姑娘”，不过是岛村自己忖度罢了。同行的那个男子是她什么人，岛村自然无从知道。两人的举止虽然形同夫妻，但是，男的显然是个病人。同生病的人相处，男女间的拘谨便易于消除，照料得越是周到，看着便越像夫妻。实际上，一个女人照顾比自己年长的男子，俨然一副小母亲的样子，别人看着不免会把他们当成夫妻。

岛村只是就她本人而论，凭她外表上给人的印象，便擅自认为她是姑娘而已。或许是因为自己用异样的目光观察得时间过长，结果把自己的伤感也掺杂了进去。

三个小时之前，岛村为了驱除烦闷，端详着左手的食指，摆弄来摆弄去。结果，从这只手指上，竟能活灵活现感知即将前去相会的那个女人。他越是想回忆得清楚些，便越是捉摸不透，反更觉得模糊不清了。在依稀的记忆中，恍如只有这个指头还残留着对女人的触感，此刻好似仍有那么一丝湿润，把自己带向那个遥远的女人身边。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时时把手指凑近鼻子闻闻。不经意的，这个指头在玻璃窗上画了一条线，上面分明照见女人的一只眼睛，他惊讶得差点失声叫出来，因为那个地方正是他魂牵梦萦的。等他定神一看。不是别的，原来是对面座位上那位姑娘映在玻璃上的影子。窗外，天色垂暮；车中，灯光明亮。窗上玻璃便成了一面镜子。但是暖气的湿度使玻璃蒙上了一层水气，手指没有擦拭之前，也不象是镜子。

单单映出星眸一点，反而显得格外迷人。岛村把脸靠近车窗，赶紧摆出一副旅愁模样，装作要看薄暮景色，用手掌摸着玻璃。

姑娘上身微微前倾，聚精会神地守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从她肩膀使劲的样子，带点严肃，一眨不眨的目光，都显出她的认真来。男人的头靠窗枕着，蜷着腿，放在姑娘身旁。这是三等车厢。他和岛村不是并排，而是在对面一排的另一侧。男人侧卧着，窗玻璃只照到他耳朵那里。

姑娘与岛村恰好斜对着，本来劈面便瞧得，但是他俩刚上车时，岛村看到姑娘那种冷艳的美，暗自吃了一惊，不由得低头垂目；蓦地瞥见那男人一只青黄的手，把姑娘的手攥得紧紧的，岛村便觉得不好再去多看。

映在玻璃窗上的男人，目光只及姑娘的胸部，神情安详而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静。虽然身疲力弱，但疲弱之中自是流露出一种怡然的情致。他把围巾垫在脑下，再绕到鼻子下面，遮住嘴巴，接着向上包住脸颊，好像一个面罩似的。围巾的一头不时落下来，鼻子便被遮盖起来。不等他以目示意，姑娘便温存地给他掖好。两人无心地一遍遍重复，岛村一旁看着都替他们不耐烦。还有，裹着男人两脚的下摆，也不时松开掉了下来。姑娘会随即发现，重新给他裹好。这些都显得很自然而然。此情此景，使人觉得他俩似乎忘却了距离，仿佛要到什么地角天涯去似的。所以，岛村心里倒也不觉得像看到什么悲哀不幸那样酸楚难过，好似在迷梦中看西洋镜似的。这或许因为所看到的景象，是从奇妙的玻璃上映现出来的缘故。

镜子的衬底，是黄昏的景色流泻，就是说，镜面的映像同镜底的景物，恰似电影上的叠印一般，不断地变换。出场人物与背景之间毫无关连。人物是透明的幻影，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日暮野景，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特别是姑娘的脸庞上，叠现出寒山灯火的一刹那，真是美得无可形容，震颤了岛村的心灵。

远山的天空还残留一抹淡淡的晚霞。隔窗眺望，远处的风物依旧轮廓分明。只是色调已经消失殆尽。车过之处，原是一些平淡无趣的寒山，越发显得平淡无趣了。正因为没有什么尚堪寓目的东西，不知怎的，茫然中反倒激起他感情的波澜。毫无疑问是因为姑娘的面庞浮现在玻璃上的缘故。映出她身姿的那方镜面，尽管挡住了窗外的景物，可是在她轮廓周围，接连不断地闪过黄昏的景色。所以姑娘的面影好似透明一般。那果真是透明的么？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在她脸背后疾逝的垂暮景色，仿佛是从前面飞掠过去，快得令人无从辨认。

车厢里灯光昏黯，窗玻璃自然不及镜子明亮，因为没有反射的缘故。所以，岛村看着看着，便渐渐忘却玻璃之存在，竟以为

姑娘是浮现在流动的暮景之中。

这时，在她脸盘的位置上，一盏类火灼然而起。镜里的映像亮得不足以盖过窗外这星灯火；窗外的灯火也暗得抹煞不了镜中的映像。灯火从她脸上闪烁而过，却没能将她的面孔照亮。那是远远的一点寒光，在她小小的眸子周围若明若暗的闪亮。当姑娘的星眸同灯火重合叠印的一刹那顷，她的眼珠儿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飞舞在向晚的波浪之间。

叶子当然不会知道，自己被别人这么打量。她的心思全放在病人身上。即便转过头来朝着岛村，也不可能望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恐怕更不会去留意一个眺望窗外的男人了。

岛村暗中盯着叶子看了好长时间，忘了自己的失礼，想必是镜中的暮景有股超乎现实的力量，吸引了他。

所以，她刚才喊住站长，真挚的情义盎然有余，也许岛村那时早就出于好奇，对她发生了兴趣。

车过信号所后，窗外一片漆黑。移动的风景一旦隐没，镜子的魅力便飞逝而去。尽管叶子那姣好的面庞依然映在窗上，举止仍旧那么温婉，岛村发现了她身上有一种凜然的冷漠，哪怕镜子模糊起来也懒得去擦了。

但是，事隔半小时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叶子他们竟和岛村在同一个站下车，他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跟自己有点关系的事似的，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但是，一接触到月台上凜冽的寒气，对方才火车上自己的失礼行为，羞愧一下子涌上来，便头也不回地绕过火车头径自走了。

男人把手搭在叶子肩上，正要走下轨道，这边的站务员急忙举手制止。

不久，从黑暗处驶来长长一列货车，将两人的身影遮住了。

旅馆派来接他的茶房，身上是全副防寒装束，穿得跟救火的消防员似的。包着耳朵，穿着长统胶鞋。有个女人也披着蓝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篷，戴着风帽，从候车室的窗户向铁道那边张望。

火车里的暖气还没从身上完全散掉，岛村还没有真正感到外面的寒意，但他这是初次领略雪国之冬，所以，一见到当地人这副打扮，先自给唬住了。

“难道真冷得非穿成这样子不可么？”

“是啊，完全是冬天的打扮了。雪后放晴的头天晚上，冷得尤其厉害。今晚怕是要到零下了。”

“这就算是零下了么？”岛村望着屋檐下怪好玩的冰柱，随着茶房上了汽车。一家家低矮的屋檐，在雪色中显得越发低矮。村里一片岑寂，好象在一座深渊中沉寂着。

“果然如此，不论碰到什么东西，都冷得特别。”

“去年最冷的那天，到零下二十几度呢。”

“雪怎么样？”

“雪么，一般有七八尺深，下大的时候，恐怕要超过一丈二三尺吧。”

“哦，这还是才开始呐！”

“可不是，刚开头。这场雪是前几天刚下的，积了一尺来厚，已经化掉了不少。”

“竟也可以化掉么？”

“说不准几时就要下大雪。”

现在是12月初。

岛村感冒始终不见好，这时塞住的鼻子顿时通了，一直通到脑门，清鼻涕直流，好像要把什么脏东西都冲个干净似的。

“师傅家的姑娘在吗？”

“在，在。她也到车站来了，您没瞧见吗？那个披深蓝斗篷的。”

“原来是她？——等会儿能叫到她吧？”

“今儿晚上吗？”

“今天晚上。”

“说是师傅家的少爷今儿晚上就搭这趟末班车回来，她来接他了。”

暮色中，从镜子里看到叶子照料的那个病人，竟是岛村前来相会的那个女人家的少爷。

岛村知道这事，心不禁颤了一下，可是，对这一因缘相会却并不感到怎么奇怪。他奇怪的，倒是自己居然不觉得奇怪。

凭手指忆念所及的女人和眼睛里亮着灯火的女人，这两者之间，不知怎的，岛村在内心深处总预感到会有点什么事，或是要发生点什么事似的。难道是自己还没有从暮色苍茫的镜中幻境里清醒过来？那暮景流光，难道不是时光流逝的象征么？——他无意中这么喃喃自语。

滑雪季节之前，温泉旅馆里客人最少，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时，整个旅馆已睡得静悄悄的。于古迹斑珀的走廊上，每走一步，便震得玻璃门轻轻作响。在走廊那头帐房的拐角处，一个女人长身玉立，和服的下摆拖在冰冷黑亮的地板上。

一见那衣服下摆，岛村不禁愣了一下，心想，毕竟还是当了艺妓了。她既没朝这边走过来，也没屈身表示迎候，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从远处望去，依旧能感到她的一番真情。岛村急忙走过去，默默无言地站在她身旁。她脸上搽了很厚一层白粉，想要向他微笑，反而弄成一副哭相。结果两人谁都没说什么，全朝房间走去。

既然有过那种事，竟然信也不写，人也不来，连本舞蹈书都没有如约寄来。对她来说，人家是一笑了之，早把自己给忘了。按说，理应先由岛村陪不是或是辩白一番才是，可是尽管谁也没看着谁，这么一起走着，岛村依旧感觉出，她非但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反而整个身心都对他感到依恋。岛村觉得不论自己说什么，只会更显得自己虚情假意。在她面前，岛村尽管有些情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仍然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喜悦之中。走到楼梯口时，岛村突然把竖着食指的左拳伸到她面前说：

“这家伙从来没忘记你呐。”

“是么？”说着便握住他的指头不放，拉他上了楼梯。

在暖笼前一松开手，她的脸刷地红到脖子。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又连忙抓起岛村的手说：

“是这个记得我，是么？”

“不是右手，是这只手。”岛村从她掌心里抽出右手，插进暖笼里，又伸出左拳。她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说：

“嗯，我知道。”

她抿着嘴笑，掰开岛村的拳头，把脸贴在上面。

“是这个记得我的，对么？”

“啊呀，好凉。这么凉的头发，还是第一次碰到。”

“东京还没下雪么？”

“你上一次虽然那么说，毕竟不是肺腑之言。要不然，谁会在年底跑到这冰天雪地里来？”

上一次——正是雪崩的危险期已过，新绿滴翠的登山季节。

饭桌上不久就尝不到木通的嫩叶了。

整天无所事事的岛村，不知不觉对自己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为了唤回那失去的真诚，他想最好是爬山。所以，便常常独自个儿往山上跑，在县境的群山里耽了七天。那天晚上，他下山来到这个温泉村，便要人给他叫个艺妓来。而那天正赶上修路工程落成典礼，村里十分热闹，连兼作戏园的茧仓都当了宴会的场所。因此，女佣约略地说了一下，十二三个艺妓本来就忙不过来，今天恐怕叫不来。不过，师傅家的姑娘，尽管去宴席上帮忙，顶多跳上二三个舞就会回来的，说不定她倒能来。岛村便又打听姑娘的事。女佣说，那姑娘住在教三弦和舞蹈的师傅家里，



虽然不是艺妓，每到盛大的宴会，偶尔也应邀去帮忙。此地没有雏妓，多是些不愿起来跳舞的半老徐娘，所以那姑娘就给当成了宝贝。她难得一个人来旅馆应酬客人，但也不完全是本分人家的姑娘。

这一套话，岛村不太相信，根本就没当回事。过了一个来小时，女佣刚把那姑娘带了来，岛村惊讶之下，肃然端坐起来。女佣随即起身要走，姑娘一把拉住她的袖子，叫她也坐着。

姑娘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使人觉得恐怕连脚丫缝儿都那么干净。岛村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刚刚看过初夏山色，满目清新的缘故。

打扮虽然有点艺妓的风致，但和服下摆毕竟没有拖在地上，柔和的单衣穿得齐齐整整。只有腰带不大相称，看起来象很高贵。相形之下显得可怜巴巴的样子。

女佣趁他们谈起山上的事，走开身子。姑娘竟连村里看得见的山都叫不大出名字。岛村也没有喝酒的兴致。不料，姑娘却坦直地说起自己的身世：她原生在这个雪国，在东京当女侍陪酒的时候，被人赎出身来。本想日后当个日本舞的师傅借以立身处世，不承想，那位孤老一年半之后便过世了。从他死后到现在的这一段生活，恐怕才算得上是她真正的身世。不过，她似乎并不急于说出来。她说她今年 19 岁。要是没谎报，人看上去倒有二十一二了。这一来，岛村才觉得不那么拘束了。谈起歌舞伎，有关艺人的演技、风格和消息，她竟比岛村知道的还详细。也许她一直渴望有这样一个人可以谈谈，所以，说得起劲的时候，便露出风尘女子那种不拘形迹的模样。她似乎也懂得一些男人的心思。虽然这样，岛村一上来就当她是好人家的女儿看。再说他在山里有一个星期没怎么和人交谈，正是满腔热忱，对人充满着恋之情。所以，对这姑娘，首先便有种近乎友情的好感，把山居寂寥的情怀，寄托在姑娘身上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第二天下午，姑娘把洗澡用具放在走廊上，来他房里玩。她还没坐定，岛村冷不防提出要她帮着找个艺妓。

“你要我帮忙？”

“这个不懂吗？”

“你真是！我可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求我这种事。”她愠怒地站起来走到窗旁，眺望县境上的群山。不久之后，两颊绯红地说：

“这儿没那种人。”

“骗人！”

“真的嘛！”说着一扭腰，坐到窗台上。“这儿绝对不作兴强迫人。全凭艺妓自己的意思。帮忙介绍之类的事，旅馆一概不管。这是真话。不信，你叫个人来，自己问问。”

“那你给找个人求求看。”

“为什么非要我这样做不可？”

“因为我把你当作朋友。既然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就不打你的主意。”

“这就叫朋友么？”她不觉随着说出这么一句孩子气的话来，接着又冲口说道：

“你可真行，竟会求我这种事。”

“这又有什么呢？我上山把身体练结实了，脑子却不大清爽。就连跟你也不能爽爽快快地说话。”

姑娘垂下眼睑，一声不响。这样一来，岛村只好厚一厚脸皮，然而，她大概也人情练达，习以为常了。她那低垂的双目，衬着浓黑的睫毛，愈益显得妖艳妩媚。岛村端详之下，姑娘轻轻摇了摇头，脸上微微泛出红晕。

“你就叫一位你看着中意的人来吧。”

“我不是在问你吗？我人生地不熟，怎么知道谁漂亮？”

“你是说要找位漂亮的？”

“年轻的才好。年纪轻，不论怎么着都错不了，最好不要多嘴多舌的。只要人老实，干净些就行。想聊天时，找你好了。”

“我再也不来了。”

“瞎说！”

“真的，不来了。来做什么呢？”

“我是想跟你清清白白做个朋友，所以才不想把你怎样。”

“这是怎么说的！”

“要是有了那种事，说不定赶明儿连你的面都不愿意见了，哪里还有兴致同你聊天！我从山上到村里来，就是为了想跟人亲近亲近，所以跟你才正正经经的。但是，我毕竟是个天涯倦旅的游子呀！”

“嗯，这话倒不假。”

“本来嘛。倘使我找了一个你讨厌的人，等以后见面，你心里也不会痛快。你替我挑，总归要好一些。”

“那谁知道！”她抢白了一句，便掉过脸去，又说，“话倒是不错。”

“要是那样一来，彼此之间便完了。没有意思了！恐怕也长不了。”

“真的，谁都是这样。我出生在码头，而这儿是温泉村。”想不到姑娘用坦率的口吻说，“客人大多是出门的人。我那时还是孩子，听好多人说过，只有那些心里喜欢你却又没有明说的人，才叫人思念，不能忘怀。即使分手以后也是这样。能够想起你，写封信给我，也大抵是这一类人。”

姑娘从窗台上站起来，柔媚地坐在窗下的席子上。脸上的神情好像在追思遥远的往事，却蓦地又恢复坐在岛村身旁的表情。

她的声音里透着真情实意，岛村不禁有些内疚，觉得自己是不是轻率地骗了她。

但是，他并没有说谎。无论如何她总还不是风尘中人。他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便要找女人，总可以用问心无愧的方法，轻而易举就能办到，何至于来求她。她实在过于洁净。乍一见到她，岛村就把那种事同她分开了。

再说，他那时对夏天到哪儿去避暑，尚委决不下。正考虑要不要把家眷也带到这温泉村来。幸而这女郎不是风尘中人，能够请她给太太做伴，无聊时还可以跟她学段舞蹈解解闷。他确是这么真心打算来着。尽管他想跟这姑娘做个朋友，可也未尝不是没有用意的。

不用说，其中原委，也跟他看暮景中的镜子相仿。以岛村现在的心境而论，不仅不想跟什么不清不白的女人纠缠，恐怕对人也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好象端详夜色朦胧里映在车窗上的女郎一样。

他对西洋舞蹈的趣味也是如此。岛村生长在东京的商业区，从小便接触歌舞伎戏剧。到了学生时代，他的爱好转向传统舞蹈和舞剧。而他的脾气是，所有喜欢的东西，就非追根究底弄个明白不可。于是便去涉猎古代记载，走访各派宗师，不久又结识一批日本舞坛新秀，居然撰写起研究和评论文章来。舞蹈界对传统歌舞的抱残守缺以及对新尝试的自鸣得意，岛村非常不满意，因而产生一个念头：只有投身实际运动，别无他法。可是，正当日本舞坛新进人才怂恿他时，他突然改行转向西洋舞蹈，日本舞更是看都不看。相反，他开始收集西洋舞蹈方面的书籍和照片，甚至还想方设法从国外搜求海报和节目单之类。那决不是仅仅出于对异国情调和未知事物的好奇。他之所以能从中发现新乐趣，恰在于无缘亲眼看到西洋人跳的舞蹈之故。日本人演的西洋舞，岛村从来不看，便是证明。凭借西洋的出版物，撰写有关西洋舞的文章，根本没有这样轻松的事。看都未看过的舞蹈，便妄加评论，岂不是鬼话连篇！那简直是纸上谈兵，算得是异想天开的诗篇。虽然名曰研究，实则是想当然耳。他所欣赏的，并不是舞蹈

家灵活的肉体所表演的舞蹈艺术，而是根据西方的文字和照片自家所虚幻出来的舞蹈，就如同迷恋一位不曾见过面的女人一样。由于他不时写些介绍西洋舞蹈的文字，好歹也忝列文人之属，有时不免自我解嘲，但是，对于没有职业的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慰藉。

岛村关于日本舞的一席话，竟然促使女郎跟他亲近起来，可以说，他的这些知识，到这时才算派上用场。不过，说不定岛村无意之间，仍像对待西洋舞那样看待这姑娘。

所以，看到自己那番含着淡淡的旅愁的话，竟触动姑娘生活中的隐痛，便觉得似乎欺骗了她，不免有些内疚。于是他说：

“这样的话，下次我把家眷带来，便可无所顾忌地同你畅游了。”

“嗯，这我都明白。”姑娘声音沉静地说，一脸微笑，然后又多少拿出艺妓那种嘻嘻哈哈的口气说，“我也非常喜欢那样，淡泊一些倒能持久。”

“所以你得给我叫一个。”

“现在？”

“嗯。”

“这是什么话！大白天的，叫人怎么开得了口！”

“别人挑剩的，可不要！”

“你怎么说这种活！要是你把这温泉村当成惟利是图的地方，那可就错了。看看村里的情形，你难道还不明白？”她似乎挺惊讶，竟一本正经地一再强调本地没有那种女人。岛村不信，她越发顶真起来。但是也退让了几步，无论如何，反正得由艺妓自己做主。艺妓倘若不告诉东家，擅自在外面留宿，出了事自己担责任，东家一概不管；要是事先关照过的，就由东家负责，为一切后果负责。据她说，其中还有这样一点差别。

“你说的责任是指的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警方说，有了孩子啦，或是得了什么病啦的。”

岛村对自己问这种傻话，不由得苦笑了一下，暗暗想，在这个山村里，说不定真有这种大方的做法。

岛村终日无所事事，想寻求一种保护色的心思，也是人情之常，所以，旅途中对各处的人情风俗，有种本能的敏感。从山上一下来，在村子朴素古雅的氛围里，他立刻感受到一种闲适的情致。向旅馆一打听，果然是这一带雪国中生活最安逸的村落之一。几年以前，火车还不通，据说这儿主要是农家温泉疗养地。有艺妓的人家，多是饭馆或卖红豆汤的小吃店，门上挂着褪了色的布帘，只消看一眼那熏黑的旧式纸拉门，令人生疑，这种地方居然还有人光顾；而那些卖日用品的杂货铺或糖果店，也都雇上一名艺妓。掌柜的除了开店，似乎还得种田。大概因为是师傅家的姑娘吧，即或没有执照，偶尔去宴会上帮着应酬，也不会有哪个艺妓说什么闲话。

“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呢？”

“艺妓么？有十二三个吧？”

“哪一个好些呢？”岛村说着便站起来去按铃。

“我要回去了。”

“你怎么可以回去呢？”

“我不乐意嘛。”她像是要摆脱屈辱似地说，“我回去了。你放心，我不会介意的。我还会再来。”

但是，一看到女佣，她又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女佣问她几次，叫谁好，她始终没点出一个名字来。

不久以后，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艺妓，一见之下，岛村刚下山时那种对异性的渴念，顿时全都消失了。黑黑的手臂，瘦骨嶙峋的，不过人好像未经世故，显得很老实。岛村脸上尽力不露出扫兴的神色，一直朝艺妓那边看，其实是一味在眺望艺妓身后窗外那片新绿的群山。他连话都不愿说。这真是十足的乡下艺妓。

姑娘见岛村闷声不响，似很知趣，默默地起身走了。这一来，场面更加尴尬。约摸过了一小时光景，岛村寻思如何打发艺妓回去，忽然想起收到一笔电汇，借口要赶时间上邮局，便同艺妓走出房间。

然而，一出旅馆大门，抬头望见新叶馥郁的后山，像禁不住诱惑似的，拚命向山上爬去。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竟忍不住一个人笑个不停。

直到觉得累了，才转过身，撩起单和服的后摆，一口气跑下山来。这时，脚下飞起一对黄蝴蝶。

蝴蝶相戏相舞，一会儿便飞得比县境上的山还高，颜色嫩黄，渐渐变白，越飞越远。

“怎么啦？”姑娘站在杉树阴下，“笑得真开心呀。”

“算了。”岛村平白无故又想笑。“不找了。”

“真的吗？”

姑娘蓦地转过身，缓缓地走进杉林里。岛村在后面默默跟着。

那里有个神社。长着绿苔的石头狮子狗旁边，有块平坦的大石头，姑娘在上面坐了下来。

“这儿最凉快。哪怕是大热天，也会吹来凉风。”

“这里的艺妓全是那副德行吗？”

“差不多吧。年纪大些的倒有标致的。”姑娘低头淡淡地说。颈项间仿佛有一抹杉林的绿映了上去。

岛村抬头望着杉树梢。

“这回好了。体力好像一下子用光了。真怪。”

杉树长得很高，非要把手放在背后，撑在石头上，仰起上半身才能看到树梢。一株株的杉树，排成一行的，树叶阴森遮蔽天空，周围渺无声息。岛村背靠的那棵树干，是棵老树，也不知为什么，朝北的一侧，枝桠从下面一直枯到树顶，光秃秃的，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倒栽在树干上的尖木桩，像是一件凶神恶煞的武器。

“是我搞错了。从山上下来，头一个见到的就是你，糊里糊涂，以为这儿的艺妓全很漂亮。”岛村笑着说。这时他才发现，在山上待了7天，养精蓄锐，之所以想把过剩的精力一下子消耗掉，实在是因为他先就遇见了这个洁净的姑娘。

她凝目远望，河流在夕阳下波光粼粼。她感到有些窘迫。

“噢，我差点忘了。想抽烟了吧？”姑娘尽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方才我回房间一看，你不在。正纳闷，不知为什么。忽然从窗子里看见你一个人在拼命爬山，那样子真好笑。见你忘了带烟，顺便给你捎了来。”

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他的香烟，点上火。

“对那孩子，真过意不去。”

“那有什么，什么时候打发回去，还不是随客人的便。”

河里多石，水声听来圆润而甜美。从杉林的树隙望去，可以看见对面的山，襞皱幽阴。

“除非找个跟你不相上下的，否则以后见到你，心里会感到缺憾的，是不是？”

“那谁知道！你这人可真难缠。”她愠怒地刺了岛村一句。然而，两人之间感情的交流，和没有叫艺妓之前，已完全不同。

岛村心里明白，自己要的，原本就是她，只不过方才照例在兜圈子罢了。他对自己感到厌恶之余，看着她却觉得格外俏丽。自从她在杉树阴下喊住他之后，她人陡然间好像变得超尘脱俗起来。

笔挺的小鼻子虽然单薄一些，但下面纤巧而抿紧的双唇，好象水蛭美丽的轮环，自如的伸缩，柔滑细腻。沉默时，仿佛依然在翕动。按理起了皱纹或颜色变难看时，本该会显得不洁净，而她这两片樱唇却润泽发亮。眼角既不吊起也不垂下，眼睛似乎是故意描平的，看上去有点可笑，但是两道浓眉弯弯，覆在上面恰



到好处。颧骨微耸的圆脸，轮廓固然平常，但是白里透红的皮肤，好象白瓷上的浅红。头颈不粗，与其说她艳丽，还不如说她长得洁净。

就一个陪过酒侍过宴的女人来说，只是稍稍有点鸡胸。

“你瞧，不知什么功夫飞了这么多蚋来。”她掸了掸衣服下摆站了起来。

在这片静寂之中，就这样呆下去，两个人就只会百无聊赖，意兴阑珊。

那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光景，姑娘在走廊上大声喊岛村的名字，咕咚一声闯进他房里，一下子扑在桌上，醉醺醺地乱抓上面的东西，然后就咕嘟咕嘟净喝水。

说是去年冬天在滑雪场上认识的几男人，傍晚翻山而来，正好遇上了。于是邀她顺路来旅馆玩玩，并叫了艺妓，胡闹一通，让他们灌醉了。

她晕头晕脑，语无伦次地乱说一气。

“这样不好，我去去就来。他们还以为我怎么了，准在找我。过一会儿再来。”说着踉踉跄跄走了出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长长的走廊上响起零乱的脚步声，似乎一路跌跌撞撞走了过来。

“岛村先生！岛村先生！”尖着嗓子在喊，“啊，我看不见，岛村先生！”

不用怀疑，这是女人一颗赤诚的心在呼唤心上人。岛村感到很意外。但是，声音那么尖，怕会惊醒整个旅馆，所以困惑地起身来。姑娘手指戳破纸门，抓住门上木框，一下扑倒在岛村怀里。

“啊，你在这儿！”

她缠着岛村坐来，在他身上靠着。

“我没醉。嗯，我哪儿醉了？好难受，只觉得不好受。可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还清醒着呐。哦，想喝水。真不该喝掺了威士忌的酒。喝了会上头。我头痛。他们买的是便宜货，我根本不晓得。”说着不住用手心搓脸。

外面的雨骤然下大了。

稍一松手，她便软瘫在那里。岛村搂着她的脖子，脸颊差点压坏她的云髻。手伸进她的前胸。

对他的要求，她不加搭理，只是抱住胳膊，像门闩似地挡在上面。因为酒醉力怯，胳膊使不上劲。

“怎么回事？妈的，妈的！我一点劲儿也没有，这劳什子！”说着一口咬住自己的胳膊。

他一惊，连忙扳开，胳膊上已经留下深深的牙印。

但是，她已经任其摆布。在他手上乱画，说是把她喜欢的人的名字写给他看。写了二三十个演员和明星的名字，接着又写了不计其数的岛村。

岛村掌心里那圆鼓鼓的东西，越来越热了。

“啊，放心了，这回放心了。”他温和地说，以至于有种类似母性的感觉。

姑娘突然又难受起来，挣扎着站起来，匍匐在房间对面角落里。

“不行，不行。我要回去，回去。”

“怎么能走呢？外面雨很大。”

“光脚回去，爬着回去。”

“那太危险。要回去，我送你。”

旅馆座落在山岗上，有一段陡坡。

“把腰带松一松，或是躺一会儿，先醒醒酒好吗？”

“那不行。这样就很好。已经惯了。”她一下子坐直身子，挺着胸，反倒更加难受。打开窗子想吐，却又吐不出。很想扭动身子翻来滚去，但又咬牙忍住了。这样过了好长时间，不时地打起

精神，一迭连声嚷着“回去，回去”的。不知不觉竟过了凌晨两点。

“你睡吧！暖，你去睡嘛！”

“那你呢？”

“就这么着。等酒醒一醒就回去。趁天不亮赶回去。”她跪着蹭过去，拉住岛村。

“不要理我，睡你的吧。”

岛村躺进被窝，她趴到桌子上去喝水。

“起来，暖，我要你起来嘛！”

“你到底要我如何？”

“还是睡你的吧。”

“看你还说什么！”说着，岛村站起来，把她拖了过去。先是别脸东躲西闪，不久，猛然把嘴凑了上来。

但接着，像梦呓般倾诉着痛苦：

“不行，不行。你不是说过，我们要做个朋友么？”这句话翻来覆去说了许多遍。

岛村被她真挚的声音打动了，看她蹙额皱眉，拼命压抑自己的那股倔劲儿，不由得意兴索然，竟至心想，要不要遵守向她许的诺言。

“我已经没什么值得惋惜的了，我不是因为舍不得。可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那种女人呀！这样之后，就长不了，不是你自己说的么？”

她已醉得神智不清了。

“不能怨我，是你不好。你输了。是你软弱，可不是我。”她顺口这样说着，为了克制涌上来的那阵喜悦，咬住了袖子。

她像失了神似的，片刻安静之后。忽然又像想起了什么，尖刻地说：

“你在笑！你笑我呐，是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没笑。”

“你心里在笑，对吧？这会儿不笑，过后也准会笑。”说着便伏下身子啜泣起来。

但马上又停住不哭了。好像要把自己整个儿都交给他似的，温柔得如同小鸟依人，款款地谈起自己的身世来。酒醉之后的痛苦，似乎忘记一般，已经过去。方才的事，只字不提。

“暖哟，光是说话，把什么都忘了。”她羞涩地微笑着。

她说天亮之前非赶回去不可。

“天还不很亮。这一带人家都起得很早。”她几次起来开窗探望，“连个人影都没有。今早下雨，没有人会下田。”

阴雨中，对面的群山和山脚下的屋顶已经浮现出来，她依然恋恋不肯离去。直到旅馆里的人快起来之前，才赶紧拢好头发。岛村想送她到门口，她被人撞见，一个人匆匆忙忙逃也似地溜了出去。岛村当天便回东京去了。

“你上一次虽然那么说，毕竟不是由衷之言。要不然，谁会在年底跑到这冰天雪地里来。再说，事后我也没笑你。”

她突然抬起头，从眼皮到鼻子两侧，岛村手掌压过的地方，泛起红晕，透过厚厚的脂粉仍能看得出来。使人联想起雪国之夜的严寒，但是那一头美发，黑亮可鉴，给人些许暖意。

她脸上笑容桀然，也许是想起“上一次”的情景，仿佛岛村的话感染了她，连身体也慢慢地红了起来。她恼怒地垂下头去，后衣领敞了开来。可以看到泛红的脊背，好像娇艳温润的身子整个裸露了出来。大概是衬着发色，使人格外有这种感觉。前额上的头发不怎么细密，但发丝却跟男人的一样粗，没有一些儿茸毛，如同黑亮的镜物，发出凝重的光彩。

方才岛村生平第一次摸到那么冰冷的头发，暗暗有点吃惊，显然不是出于寒冷，而是她头发生来就如此。岛村不觉重新打量

她，见她的手搁在暖笼上，在屈指算来，算个没完。

“你在算什么呢？”岛村问。她仍是一声不响，搬弄手指数了半天。

“那天是5月23吧？”

“哦，你在算日子呀。7月、8月连着两个大月呢。”

“噢，是第一百九十九天。正好是第一百九十九天哩。”

“倒难为你还能记住是5月23那天。”

“一看日记就知道了。”

“日记？你写日记么？”

“嗯，看看从前的日记，不失为一种乐趣。什么也不隐瞒，照实写下来，有时看了连自己都会脸红。”

“从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去东京陪酒前不久。那时候手头拮据，买不起日记本，只好在二三分钱一本的杂记本上，自己用尺子画上线。大概铅笔削得很尖的原因，线条画得很整齐。每一页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等以后自己买得起本子便不行了，用起来很不小心。练字也是，从前是在旧报纸上写，这一向竟直接在卷纸上写了。”

“你记日记没有间断过吗？”

“嗯，数16岁那年和今年的日记最有趣。平时是从饭局回来，换上睡衣才写。到家不是已经很晚了么？有时写到半截竟睡着了。有些地方现在还能辨认出来。”

“是吗？”

“不过，不是每天都记，也有不记的日子。住在这种山村里，应酬饭局还不照例是那一套。今年只买到那种每页上印着年月日的本子，真是失算。有时一写起来就挺长。”

比记日记更让岛村感到意外的，是从十五六岁起，凡是读过的小说，她都一一做了笔记，据说已经记了有10本之多。

“是写读后感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读后感我可写不来。不过是把书名、作者、出场人物的名字，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只是记载而已。”

“记了又有什么用呢？”

“是没有什么用。”

“徒劳而已。”

“是呀。”她毫不介意，爽脆地答道。同时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岛村。

不知为什么，岛村还想大声再说一遍，“徒劳而已”，忽然之间，心里一片死寂，仿佛听得见寂寂雪声，这是被姑娘感应了。岛村明知她这么写决非徒劳，但却偏要兜头给她来上一句，结果反倒使自己觉得姑娘的存在是那么单纯真朴。

她所说的小说，似乎和通常的文学毫不相干。她同村里人的交往，无非是彼此间借阅妇女杂志之类，然后各看各的。漫无目的，也不求甚解，在旅馆的客厅里只要见到有什么小说或杂志，便借去阅读。即便如此，她想得起的新作家名字，有不少连岛村都不知道。她的口气，宛如在谈论远哉遥遥的外国文学，就跟毫无贪欲的乞丐在诉苦一般，听上去无比可怜。岛村心里想，自己凭借外国图片和文字，幻想遥远的西洋舞，情形恐怕也与此相仿佛。

对于不曾看过的电影和戏剧，她也会高高兴兴地谈论一番。也许是几个月来，一直渴望有这么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她大概忘了，那一次，在一百九十九天之前，也曾热衷于谈论这些，结果竟成为她委身岛村的机缘。这时，她纵情于自己所描述的一切，简直连身子都发热了。

然而，她对都会的向往之情，现在也心灰意冷了，成为一场天真的幻梦。她这种单纯的徒劳之感，比起都市里落魄者的傲岸不平，来得更为强烈。纵然她没有流露出寂寞的神情，但在岛村眼中，却发现有种异样的哀愁。倘若是岛村沉溺于这种思绪里，

恐怕会陷入深深的感伤中去，竟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要看成是徒劳的了。可是，眼前这个姑娘为山川秀气所钟，竟是面色红润，生气勃勃。

总之，她使岛村有了新认识。但在她当了艺妓的今天，却反而难于启齿了。

那一次，她在泥醉之中对自己软瘫无力的手臂，恨得牙痒痒的。

“怎么回事？妈的，妈的。我毫无力气，这劳什子。”说着便一口咬住自己的胳膊。

因为站不住，倒在席子上滚来滚去。

“我决不是舍不得。可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那种女人呀！”岛村想起她这句话，正在游移之间，她也忽然醒悟过来。正巧这时传来一阵火车汽笛声。

“是零点北上的火车。”她顶撞似地说了一句便站起来，唏里哗啦地拉开纸窗和玻璃窗，凭栏坐到窗台上。

寒气顿时灌进屋内。火车声渐渐远去，好象夜风呼呼的灌入耳内。

“喂，不冷吗？傻瓜！”岛村站起来过去一看，没有一丝风。

那是一派严寒的夜景，冰雪封冻，簌簌如有声，仿佛来自地底。没有月亮。抬头望去，繁星多得出奇，灿然悬在天际，好似正以一种不着痕迹的快速纷纷地坠落。群星渐渐逼近，使天空越发悠远了，夜色也更见深沉。县境上的山峦已分不出层次，只是黑黝黝的一片，沉沉地低垂在星空下。清寒而静寂，一切都非常和谐。

感知岛村走近身旁，姑娘把胸脯伏在栏杆上。那姿势没有一些软弱的表示，在这样的夜空衬托下，显出无比的坚强。岛村心想，又来了。

尽管山色如墨，不知为什么，却分明映出莹白的雪色。这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免令人感到远山寂寂，一片空灵。天容与山色之间总有些不十分和谐。

岛村扳着姑娘的喉咙说：

“会着凉的，这么冷！”用力往后拉她。她攀住栏杆，哑着嗓子说：

“我回去了。”

“你走吧。”

“让我这样再待一会吧。”

“那我洗澡去。”

“不嘛，你也留在这儿。”

“把窗关上。”

“再开一会儿。”

村子半隐在有守护神的杉林里。乘汽车不到十分钟便可到火车站，严寒中，站上明灭的灯火，瑟瑟有声。

姑娘的脸颊，窗上的玻璃，自身棉服的衣袖，所有触摸到的东西，岛村头一回觉得竟是这样的冷。

就连脚下的席子也砭人肌骨。他想一个人去洗澡，姑娘说：

“等等，我也去。”乖乖地跟着来了。

她正把岛村脱下的衣服收进篮子的时候，一个投宿的男客走了进来。看见姑娘畏缩地把脸藏在岛村胸前，便说：

“啊，对不起。”

“不客气，请便吧。我们到那边去。”岛村急口说着，光身抱起衣篮走到隔壁的女浴池。当然，姑娘装作夫妇模样跟了过来。岛村一声不响，头也不回，径自跳进温泉。好象如居已室，直想放声大笑，便把嘴巴对着龙头，使劲嗽口。

回到房间，姑娘从枕上轻轻抬起头，用小手指将鬓发往上拢了拢。

“真伤心。”只说了这么一句便一声不响。



岛村以为她还半睁着漆黑的眸子，凑近一看，原来是睫毛。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竟然一夜没合眼。

硬梆梆的腰带 做响，大概把岛村吵醒了。

“真糟糕，这么早就把你吵醒。天还没亮呐，暖，你看看我好不好？”姑娘把灯关掉。

“看得见我的脸么？看不见？”

“看不见。天不是还没亮吗？”

“瞎说。你非好好看看不可。看得见不？”说着又敞开窗户。“不行，看见了是不是？我该走了。”

寒风凛冽，令岛村惊讶。从枕上抬头向外望去，天空还是一片夜色，但山上已是晨光熹微。

“对了，不要紧。现在正是农闲，没人会这么一大早出门的。不过，会不会有人上山来呢？”她一个人嘀嘀咕咕，拖着没系好的腰带走来走去。

“方才五点钟那班南下的火车，客人好象一个也没下来。等旅馆的人起来，还早着呢。”

腰带系好之后，仍是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不住地望着窗外，在房里踱躅。她像一头害怕清晨的夜行动物，来来回回显得焦灼，没个安静。野性中带着妖艳，愈来愈亢奋。

不久，房间里也亮了起来，姑娘红润的脸颊也更见分明。红得那么艳丽，简直惊人，岛村都看得失了神。

“脸蛋那么红，冻的吧？”

“不是冻的。是洗掉了脂粉。我一进被窝，连脚趾都会发热。”说着便对着枕边的梳妆台照了照。“天到底亮了，我该回去了。”

岛村朝她那边望了一眼，忽地把脖子缩起来。镜里闪烁的白光是雪色。雪色上反映出姑娘绯红的面颊。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洁净，说不出的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概是太阳快升起来的原因，镜中的白雪寒光激射，渐渐染上绯红。姑娘映在雪色上的头发，也随之黑中带紫，鲜明透亮。

也许是怕雪积起来，溢出浴池里的热水，顺着临时挖成的水沟，绕着旅馆的墙脚流，可是在大门口那儿竟汇成一片浅浅的泉水滩。一条健壮的黑毛秋田狗，站在踏脚石上舔了半天泉水。供旅客用的滑雪用具，好像是从仓库里刚刚搬出来，靠墙晾了一排。温泉的蒸气冲淡了那上面的霉味。雪块从杉树枝上落到公共澡塘的屋顶，一见热也立即化得变了形。

不久，从年底到正月这些日子，那条路就会给暴风雪埋住了。到那时，去饭局应酬，非得穿着雪裤，套着长统胶鞋，裹在斗篷里，再包上头巾不可。那时的雪，有一丈来深。黎明前，姑娘倚窗俯视旅馆下面这条坡道时，她曾说过这些。此刻岛村正从这条路往下走。从路旁晾得高高的尿布底下，望得见县境上的群山。山雪悠悠，闪着清辉。碧绿的葱还没有被雪埋上。

村童正在田间滑雪。

一进村，檐头滴水的声音，轻而能闻。

檐下的小冰柱晶莹可爱。

一个从澡塘回来的女人，仰头望着屋顶上扫雪的男人说：

“劳驾，顺便帮我们也扫一下吧，可以吗？”似乎有些晃眼，拿湿手巾擦着额角。她大概是趁滑雪季节，及早赶来当女招待的，隔壁就是一家咖啡馆，玻璃窗上的彩色画已经陈旧，屋顶也倾斜下来。

一般人家的屋顶大抵铺着木板条，一排排石头在上面放着。这些圆石，只有晒到太阳的一面才在雪中露出黝黑的表皮。色黑似墨，倒不是因为潮湿，而是久经风雪吹打的缘故。并且，所有人家的房屋，给人的印象也类似那些石头。一排排矮屋，紧贴着地面，全然一派北国风光。

孩子们从沟里捧起冰块，往路上摔着玩。想是那脆裂飞溅时的寒光，使他们觉得有趣。岛村在阳光下站着，看到冰块有那么厚，简直不大相信，竟至看了好一会儿。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一个人靠着石墙织毛线。雪裤下穿双高底木屐，没穿袜子。两只光脚冻得发红，脚板上出了皲裂。身旁的柴垛上，坐个三岁上下的小女孩，天真烂漫，拿着毛线团。大女孩从小女孩手中抽出来的那根灰色旧毛线，同样有温煦的光泽发出来。

隔着七八家，前面是家滑雪用品厂，从那里传来刨子的声音。工厂对过的屋檐下，站着五六个艺妓，正在闲聊。早晨岛村刚从女侍那里打听到，姑娘的花名叫驹子，心想她一定也在那儿。果然，她似乎也看见岛村走过来，脸上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她准保会脸红。但愿能装得像没事儿人似的才好。”不等岛村这么想，驹子已经连脖子都红了。她本可以回过脸去，结果竟窘得垂下眼睛，但是目光却又追随着岛村的脚步，脸一点一点地朝他转过去。

岛村的脸上也有些发烫的，赶紧从她们面前走过去。这时驹子随即追了上来。

“你真叫我窘死了，居然打这儿过！”

“要说窘，我才窘呢。你们全班人马排开那种阵势，吓得我都不敢过来。你们常这样吗？”

“差不多，下午经常如此。”

“一会儿脸红，一会儿又叭哒叭哒追上来，岂不是更窘吗？”

“不管它。”驹子说得很干脆，脸却立刻又绯红了。站在那里，攀着路旁的柿子树。

“只想到让你到我家坐坐我才过来的。”

“你家就住这儿？”

“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给我看日记，我就去。”

“那是我死前要烧掉的东西。”

“但是，你那儿有病人吧？”

“哟，你倒知道得挺清楚。”

“昨晚你不是也去车站接人了么？披了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在火车上，坐在病人旁边的就有我。有个姑娘陪着他，既体贴，又殷勤。是他太太吧？是从这里去接他的，还是由东京来的？简直就像母亲似的，我看着非常感动。”

“这事儿，你昨天晚上怎么不告诉我？为什么那时不说？”驹子嗔怪地问。

“是他太太吗？”

驹子没理他，却说：

“为什么昨晚不说？你真是个怪人。”

岛村不喜欢她这种泼辣劲儿。但是，她之所以这么激切，不管对岛村和驹子本人来说，都是没来由的。或许可看成是她性格的流露。总之，在她一再追问之下，岛村倒觉得好像给抓住了弱点似的。今早，从映着山雪的镜中看到驹子时，岛村当然也曾想起，黄昏时照在火车窗玻璃上的那个姑娘。那时他为什么没把这事告诉驹子呢？

“有病人也没关系。我房里没人来。”说着，驹子走进低矮的石墙里。

右面是白雪覆盖的菜地，左面在邻家的墙下，栽了一排柿子树。房前好像是花圃，中间有个小小的荷花池。里面的冰块已经捞到池边，池中游着金鲤。好象柿子树的枝干一样，房屋也有些年头了。积雪斑驳的房顶上，木板已经腐朽不堪，檐头也倾斜不平。

一进门，阴森森的，什么都没看清，便给带上了梯子。真是名副其实的梯子。上面的屋子也是名副其实的顶楼。

“这本来是间蚕房。你奇怪了吧？”

“这种梯子，喝醉酒回来，你没有摔下来可真不容易。”

“怎么不摔。不过，那时我就钻进下面的暖笼里，多半就那样睡着了。”驹子把手伸进暖笼摸了摸，站起来取火去了。

岛村环视一下这间古怪的屋子。南面只有一扇透亮的矮窗，纸拉窗的细木格上新糊了纸，阳光把上面照得很亮。墙上也整整齐齐糊着毛边纸，使人有种置身于纸盒的感觉。屋顶上没有顶棚，向窗户那头倾斜下去，仿佛笼罩一层幽黯寂寞的气氛。不知墙的那边是什么样子，一想到这儿，便觉得这间屋仿佛悬在半空，有点不牢靠似的。墙壁和席子虽然陈旧，却十分干净。

岛村想象着驹子像蚕一样，以她透明之躯，在这儿居住的情景。

暖笼上盖着同雪裤一样的条纹布棉被。衣柜大概是驹子住在东京时的纪念品，虽然很旧，却是用木纹很漂亮的桐木做的。但梳妆台是件蹩脚货，同衣柜不大相称。朱漆针线盒依旧富丽堂皇。墙上钉着几层木板，大约是作书架用的。上面挂着纯毛的帘子。

昨晚陪酒穿的那身衣服也挂在墙上，衬衣的红里子在外面露着。

驹子擎着火铲，轻巧地爬上梯子说：

“是从病人房里取来的，不过听人说火是干净的。”说着俯下新梳的发髻，一边拨弄火盆里的灰，一边谈起病人患的是肠结核，回到家乡来等死的。

说是家乡，其实少爷出生地不在这里。这儿是他母亲的故里。母亲原在一个港口小镇当艺妓，后来便成了教日本舞的师傅，在那里住了下来。可是还没到50岁，便得了中风，这才回温泉村来养病。少爷从小喜欢摆弄机器，进钟表店学手艺，独自留在镇上。不久又去了东京，好像是上夜校读书。大概是积劳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疾，今年才 26 岁。

驹子一口气说了这些，但是陪少爷回来的姑娘是什么人，驹子为什么住在这份人家里，依旧一句也没提到。

然而，在这间宛如是悬空的屋子里，哪怕是这么几句话，驹子的声音似乎也能向四面八方传开去，所以岛村心里无论如何也不踏实。

刚要跨出门口，看见有个发白的东西，回头一看，原来是只桐木做的三弦琴盒。好像比实物更大更长。他简直没法相信，驹子会带着这个去应酬饭局。这时有人把熏黑的拉门拉开。

“驹姐，从这上面跨过去行么？”

声音清澈悠扬，有一种近乎悲凉的美，仿佛不知从哪儿会传来回声似的。

岛村记得这声音，那是叶子在夜车上探身窗外，向雪地里招呼站长的声音。

“不碍事的。”驹子说完不久，叶子穿着雪裤，轻盈地迈过三弦。手上提着一只玻璃夜壶。

从昨晚同站长说话那熟稔的口气，以及身上穿的雪裤来看，叶子显然是本地姑娘。华丽的腰带从雪裤上露出一半，把雪裤上黄黑相间的粗条纹，被衬托得鲜明无比。同样，毛料和服的长袖，也显得十分艳丽。雪裤腿在膝盖上方开了叉，鼓鼓囊囊的，不过，棉布的质地坚实挺括，给人感觉很舒服。

叶子尖利地朝岛村睨了一眼，一声不响地走过一进门的泥地。

岛村出了大门，仍觉得叶子的目光在他眼前灼烁。那眼神冷冰冰的，好象一盏遥远的灯火。或许是因为岛村想起了昨夜的印象。昨晚，他望着叶子映在车窗上的面庞，山野的灯火正从她面庞上闪过，灯火和她的眸子重叠，朦胧闪烁，岛村觉得真是美不可言，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想着这些，又忆起在镜中，驹子浮现

在一片白雪之上的那绯红的面颊。

岛村越走越快。尽管他的脚又肥又白，因为喜欢登山，一面看着景致一面走路，以至于令人无限神往，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脚步。他往往会突然陷入爽然若失的境界，所以，无论是那暮景中的玻璃，抑或是晨雪中的镜子，他绝不相信是出于人工的。那是自然的默示，是遥远的世界。

甚至驹子那房间，他刚刚离开，仿佛也属于遥远的世界似的。这些想法，连他自己都感到惊愕。上了山坡，走来一个按摩的盲女。岛村好像得救似地问：

“按摩的，能给我按摩一下吗。”

“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说着，把竹杖挟在掖下，右手从腰带里掏出一只有盖的怀表，左手的指头摸着表盘说：

“已经过了两点三十五分了。三点半钟得上车站去一趟。不过迟一些也没关系。

“难为你倒能知道表上的时间。”

“是啊，我把表面上的玻璃拿掉了。”

“用手一摸就能知道表上的字吗。”

“字我倒不知道。”说着，把那块女人用嫌大了的银表又掏出来，把表盖打开，用手指按着给岛村看，说：这是 12 点，那是 6 点，当中是 3 点。

“然后再推算出时间，即使分毫不差，但也错不了两分。”

“哦，是这样。走山路不会失脚滑下去么？”

“如果是雨天，女儿会来接我。晚上就给村里人按摩，不上这儿来了。旅馆里的女侍却打趣说，我老伴不放我出来，真没治。”

“孩子大了吗？”

“是的，大女儿已经 13 了。”说话的时候，便进了房间。她一声不响地按摩了一会儿，侧起头倾听远处酒席上传来的三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

“这是谁在弹呢？”

“凭三弦声，你能分辨出是哪个艺妓弹的么？”

“有的听得出，也有听不出的。先生，您的境遇非常好呀，身子骨这么软。”

“还没发硬吧？”

“脖子上的筋肉有点硬。胖度适中。您不喝酒吧？”

“你居然能猜到。”

“我认识的客人中，有三位体型刚好同您差不多。”

“这种体型实在平常极了。”

“说真的，要是不喝酒，倒也没什么意思了。喝酒，能叫人把什么都给忘掉。”

“你丈夫喝酒吧？”

“喝得简直拿他没办法。”

“谁弹的三弦，这么蹩脚？”

“可不是呢。”

“你也会弹吧？”

“嗯。从9岁起学到20岁。成了家以后，有15年没弹了。”

岛村心里想，瞎子看起来很年轻。

“小时学的，扎实呀。”

“现在手已经只能按摩了，耳朵还没什么，还可以听听。这样听她们弹，有时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唉，觉得就跟自己当年似的。”接着又侧耳听了一下说：“可能是井筒家的阿文姑娘。弹得最好的和最差的，非常容易辨别。”

“有弹得好的么？”

“有个叫阿驹的姑娘，年龄很小，近来弹得很见功夫。”

“唔。”

“您先生认识她吧？要说好么，只是就我们山村而言。”



“不，我不认识。不过，昨晚上师傅的儿子回来，我们倒是同一趟车。”

“噢，是病好了回来的？”

“看情形很糟。”

“是么？少爷在东京病了很久，今年夏天驹子姑娘就只好去当艺妓，听说给医院汇了钱。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是说那个驹子么？”

“话又说回来，固然是订了婚，也应竭尽全力，但这日久天长可就难说了。”

“你说她们订了婚，真有这回事么？”

“嗯，听说订了婚。我弄不明白，别人都这么说。”

在温泉旅馆，听按摩女谈艺妓的身世，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料反使人感到意外。驹子为了未婚夫去当艺妓，本来也是极平常的故事，可是，按岛村的心思，但非常不理解。那也许是同他的道德观念发生抵触的缘故。

他很想再深究一下，可是按摩的竟不再开口了。

即便说，驹子是少爷的未婚妻，叶子是他的新情人，那少爷又将不久于世的话，所有这些在岛村的头脑中，不能不浮现出“徒劳”二字。驹子尽她未婚妻的责任也罢，卖身让未婚夫养病也罢，凡此种种，到头来不是徒劳又是什么呢？

岛村还想，等见到驹子非兜头给她一句不可，告诉她这“纯属徒劳”。不过，不知为什么，由此反而更感到驹子的为人，仍旧还保持她单纯真率的本色。

这种种假相弄得她麻木不仁，难保不使她走上不顾羞耻的地步。岛村凝神吟味着，按摩女人走了之后，仍旧在那里躺着，直到他从心底里感到一阵寒意，才发现窗户一直敞着。

山谷太阳落得快，已经日暮生寒。薄明幽暗之中，夕阳的余晖映照着山头的积雪，远山的距离仿佛也忽地近多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久，在远近高低不同的山的起伏下，一道道皱襞的阴影也愈加浓黑。等到峰峦上只留下一抹淡淡的残照时，峰巅的积雪之上，已是漫天的晚霞了。

村里的河岸上，滑雪场，神社里，杉树一棵棵的长得到处都是，幢幢黑影越发分明。

正当岛村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驹子好象披着阳光一样，走了进来。

说是旅馆里开会，商量接待滑雪旅客的事。驹子是邀来在会后的酒席上陪酒的。一坐进暖笼，便拿手摸着岛村的脸颊说：

“脸色这么白，真怪。”

说着，捏着他柔软的脸颊，几乎要掐破似的。

“你真是个傻瓜。”

好像已经有点醉了。但是，等散席之后，一来便说：

“不管，再也不管了。头痛，好头痛。啊，好难受呀，难受！”一下子瘫在梳妆台前，顿时脸上醉意朦胧，甚至有些可笑的样子。

“我要喝水，给我水。”

两手捂着脸，也不怕弄坏发髻，自顾自地躺在床上。一会儿，又坐了起来，用雪花膏擦掉脂粉，露出绯红的面颊。驹子自己也乐不可支地笑个不停。倒也出奇，酒反而很快就醒了。她似乎很冷，肩膀直打颤。

然后，口气很平和地说起，她因为神经衰弱，八月里整月都闲着，无所事事。

“我真担心自己会疯了。好像有什么事老也想不开。究竟有什么可想不开的，连自己都莫名其妙。你说多可怕。一点儿也睡不着，只有出去应酬的时候，人还精神些。我做过各式各样的梦。饭也吃不大下。老是拿根针，在席子上扎来扎去的，扎个没完。并且，是在那种大热天里。”

“你几月去当艺妓的？”

“6月。如果不这样，没准儿我这时已经到滨松去了呢。”

“去结婚？”

驹子点了点头。她说，滨松那个人一直缠着她，叫跟他结婚，可驹子压根儿不喜欢他，一直不知如何是好。

“既然不喜欢，还有什么好踌躇的？”

“哪那么简单。”

“跟感觉结婚吗？”

“你讨厌！事情当然不是这样，不过，我要是有什么事没了，心里就踏实不下来。”

“嗯。”

“你这人，说话太随便了。”

“你同滨松那个人之间，是不是已经有点什么？”

“要是有点什么，怎么至于如此不知如何是好。”驹子说得很干脆。“不过，他说过，只要我耽在这里，他就决不让我同别人结婚，要变着法儿从中作梗。”

“他在滨松那么远，你何必这样担心。”

驹子沉默半晌，好像身上暖洋洋的，挺惬意，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忽然，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还以为是怀了孕呢。嘻嘻，如今想来好笑极了，嘻嘻。”她抿着嘴笑，突然蜷起身子，像孩子似的，两手抓住岛村的衣领。

两道浓密的睫毛合在一起，看着就像是半开半闭的黑眸子。

第二天清晨，岛村醒来时，驹子已经一支胳膊支在火盆边上，在旧杂志上随意乱画。

“喂，回不去了呢。方才女用人送火进来，实在难为情。吓得我赶紧起来，太阳都已经照到纸门上来了。大概昨晚喝醉了，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时候了？”

“都八点了。”

“洗澡去吧？”岛村说着起来穿衣。

“不去，走廊上会碰到人的。”等岛村从浴池回来。她俨然是个温顺本分的女子，用手巾俏模俏样地包着头，正在勤快地打扫房间。

出于洁癖她把桌子腿、火盆边，全部擦过。拨灰弄火也挺麻利。

岛村把脚伸进暖笼，躺在那儿抽烟。烟灰掉了，驹子用手帕轻轻拾掇起来，然后把烟灰缸拿过来。岛村爽朗地笑了起来。驹子也跟着笑了。

“你要嫁了人。你丈夫准得成天挨骂。”

“我不是什么也没骂么？平日就连要洗的脏东西都叠得整整齐齐的，人家常笑我。生就的脾气。

“照常说，只要看一看衣柜里的东西，就可以知道女人的脾性如何了。”

阳光洒满屋子，温暖宜人。驹子一面吃早饭，一面说：

“天气真好。能早些回去练琴多好。这种天气，连琴声都跟平日不同。”

说着，抬头看碧澈如水的蓝天。

远山的积雪如同乳白色的轻烟，笼罩在山巅。

岛村想起按摩女的话，于是告诉她这里可以练琴。驹子马上站起来，打电话叫家里把替换的衣服和三弦的曲本送来。

昨天去过的那份人家，居然会有电话？岛村想到这里，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叶子那双眼睛。

“是那姑娘给你送来么？”

“也许。”

“听说，你同那位少爷订了婚，是么？”

“哟，你何时听说的？”

“昨天。”

“你这人真怪。听就听说了呗，昨天怎么没说呢？”可是这次不像昨天白天，驹子不过爽朗的笑笑。

“除非瞧不起你，不然就说不出口。”

“骗人。东京人就会说谎，讨厌。”

“你看，我刚开口，你就打岔。”

“谁打岔了！那你当真了吗？”

“真相信了。”

“又瞎说。你才没当真呢。”

“当然，也的确令人生疑。可是，人家说你为了未婚夫才去当艺妓的，好赚钱给他治病。”

“真讨厌，说的就跟新派文明戏似的。订婚什么的全是无稽之谈。大概有不少人都那样以为。其实我何尝是为了别人去当艺妓的，不过尽情意而已。”

“你净跟我打哑谜。”

“跟你明说吧，师傅未尝没这么想过：我和少爷若能成婚，倒也不错。尽管她心里这么想，嘴上却从没说过。不过，师傅的心思，少爷也好，我也好，都隐隐约约猜到一些。可是，我们俩本人也并不怎么的，如此而已。”

“你们算得是青梅竹马喽。”

“就算吧。不过，我们并不是一块长大的。我给卖到东京的时候，是他一个人送我上的车。我最早的日记里，一开头记的就是这件事。”

“要是你们两人都住在港口小镇上，没准如今已是一家了。”

“我想不至于吧”。

“是吗。”

“少替别人操心吧。他反正不久于人世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你在外头过夜总不大好。”

“你不该说这种话。我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人都快死了，哪儿还管得着！”

岛村无话可说。

可是，驹子仍然只字不提叶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再说叶子，即便在火车上，也像个母亲似的，忘我地照料少爷，把他带了回来。现在，又要给这位也不知是他什么人的驹子，一清早就送替换的衣服来，她怎么想的呢？

岛村又像往常那样，冥思遐想起来。

“驹姐，驹姐。”外面传来叶子的声音，虽然低沉，却清澈优美。

“暖，辛苦你了。”驹子起身走到隔壁三张席的小房间里。

“阿叶，你来啦。啊哟，全拿来了，多沉啊。”

叶子好像什么也没说便回去了。

驹子用手指，把第三弦给挑断，换上新弦，定好音。仅这几下，岛村便已听出她琴艺的精湛纯熟。等她打开暖笼上鼓鼓的包袱一看，除了普通的练习曲谱之外，还有二十几本杵家弥七的《文化三弦谱》。岛村非常吃惊，拿起来问道：

“你就用这个练琴？”

“可不，这儿又没有师傅，有什么办法。”

“家里不是现成有师傅吗？”

“她中风了。”

“中风了，也可以口授嘛。”

“也不能说话。左手虽然能动，舞蹈还可以指点一下，弹三弦却叫人听了心烦。”

“谱子看得懂吗？”

“都看得懂。”

“假如是平常人也就算了，一个艺妓能在偏远的山村里，发

愤苦练，乐谱店也准会高兴吧。”

“陪酒时主要是舞蹈，而且，在东京学的，也是舞蹈。三弦只学了点皮毛。不会也无人教，只好靠曲谱了。”

“歌曲呢？”

“歌曲可不行。练舞蹈时记得的，还勉强，新曲子是听收音机，要么就是在什么地方听会的，至于好坏，就不得而知了。闭门造车，准是怪腔怪调的。再说，在熟人面前，张不开口。若是生人，还敢放开声音唱唱。”说完，难免有些害羞，然后，仿佛等人唱歌似的，端正姿势，盯着岛村。

岛村不觉为之一震。

他在东京商业区长大的，自幼受歌舞伎和日本舞的熏陶，有些长歌的词句还能记得，那也是听会的，自己并没特意去学。提起长歌，便立即联想起舞台上的演出，却无从想象艺妓在酒宴上是怎么唱的。

“真讨厌，你这个客人，叫人紧张死了。”说完，轻轻咬着下唇，把三弦抱在膝上，宛如换了一个人似的，一本正经翻开曲谱。

“这是今年秋天照谱子练的。”

弹的是出《劝进帐》。

蓦地，岛村的心头涌起一股凉意，从脸上一直凉到了丹田，好像要起鸡皮疙瘩似的。岛村那一片空灵的脑海里，顿时响彻了三弦的琴声。他不是给慑服，而是整个儿给击垮了。为一种虔诚的感情所打动，为一颗悔恨之心所涤荡。他瘫在那里，感到惬意，任凭驹子拨动的力，将他冲来荡去，载沉载浮。

一个靠二十的乡下艺妓，三弦的造诣本来不过尔尔，只在酒宴上弹弹罢了，现在听来，一点不逊色于舞台演出，岛村心里想，这无非是自己山居生活的感伤而已。这时，驹子故意照本宣科，说这儿太慢、太麻烦便跳过一段。可是渐渐地，她似乎着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魔，岛村不禁替她捏了把汗，故意做张做致地枕着胳膊一骨碌躺下了。

直到《劝进帐》一曲终了，岛村才松了口气。心想，唉，这个女人竟迷恋上我了，可怜极了。

“这种天气，连琴声都跟平日不同。”驹子早晨仰望雪后的晴天，曾经这么说过。实际上是空气不一样。这里没有剧场的环堵，没有听众的嘈杂，更没有都会的尘嚣。琴声清冷，穿过洁无纤尘的冬日清晨，一直响彻在白雪覆盖的远山之间。

她虽然不自觉，但按以往习惯，一向以山峡这样的大自然为对象，孤独地练琴，自然而然练就一手铿锵有力的拨弦。她那份孤独，竟遏抑住内心的哀愁，有一种野性的力量被孕育出来。虽说有几分根基，然而，仅凭曲谱来练习复杂的曲子，并能不看谱子弹拨自如，非有顽强的意志，经年累月的努力不可。

驹子的这种生活做为，岛村认为是一种虚无的徒劳，同时也哀怜她作这种可望不可即的憧憬。对于驹子本身，那正是生存价值的所在，并且凜然洋溢在她的琴声里。

岛村的耳朵分辨不出她纤纤素手弹拨之灵巧，但能咂摸体会那单调中的感情色彩，所以倒正是驹子最合适的知音。

弹到第三只曲子《蛎鹬》时，也许是曲调本身柔婉缠绵，岛村的鸡皮疙瘩之感已经随之消失，只感到一片温馨平和。他凝视着驹子的面庞，深感一种体肤之间相亲相近的况味。

细巧挺直的鼻子虽然稍嫌单薄，脸色鲜嫩绯红，仿佛在悄声低语：我在这儿呢。美丽而柔滑的朱唇，闭拢时润泽有光，而随着歌唱张开来时，又好像立即会合在一起，显得楚楚动人，跟她人一样妩媚。两道弯弯的眉毛下，眼梢不上不下，眼睛仿佛特意描成一直线，水灵灵亮晶晶的，略带童稚。不施脂粉的肌肤，经过都会生涯的陶冶，又加山川秀气之所钟，真好像剥去外皮的百合或洋葱的球根一样鲜美细嫩，甚至连脖子都是白里透红，看着



十分净丽。

她端端正正坐在那里，俨然一副少女的风范，这在平日是罕见的。

最后，说是再弹一阙新近练的曲子《浦岛》，便看着谱子弹了起来。弹完，将拨子挟在弦下，姿势也随即松弛下来。

猛然之间，她神态间流露出一种娟媚感人的风情。

岛村不知说什么才好，驹子也不在乎他怎么评论，纯然一副快活的样子。

“别的艺妓弹三弦，光听声音，你能分辨出是谁弹的么？”

“当然能分清，统共也不到 20 个人。尤其弹情歌小调，最能显出各人的特性来。

说着又捡起三弦，挪了挪弯着的那只右腿，把琴筒搁在腿肚上，跪坐在左腿上，身子向左倾着。

“小时候是这么学的。”眼睛也斜着琴柄说：“黑——发——的……”一边学孩子的口吻唱着，一边绷绷地拨着弦。

“你的启蒙曲子是《黑发》么？”

“嗯——。”驹子晃着脑袋象个孩子。

自此之后，驹子留下来过夜，不再赶着天亮前回去了。

旅馆里有个三岁的小女孩，常在走廊里，老远就喊她“驹姑娘——”把尾音挑得老高。有时驹子把她抱到暖笼里，一心一意地逗她玩，快到中午时把她领去洗澡。

洗完澡，一边给她梳头，一边说：

“这孩子一看见艺妓，便挑高了尾音喊‘驹姑娘’。照片和画片上，凡是有梳日本发髻的，她都叫‘驹姑娘’。我喜欢小孩子，所以我俩很熟。小君，到驹姑娘家玩去，好么？”说着站了起来，却又在廊子上的一把藤椅上悠闲自在地坐下来。

“东京人急性子。已经滑开雪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房间居高临下，方向朝南，望得见侧面山脚下的那片滑雪场。

岛村坐在暖笼里，回头望去，斑驳不匀的积雪覆盖着山坡。五六个穿黑色滑雪装的人，一直在山下的田里滑来滑去。层层梯田，田埂还露出在雪地上，坡度也不大，看来也没多大意思。

“好像是些学生。今儿是星期天么？那样滑有什么好玩的？”

“不过，姿势倒挺好。”驹子一人自言自语。“他们说，在滑雪场上，要是艺妓跟人打招呼，客人就会惊叫起来，‘噢，是你呀！’因为滑雪把脸都晒黑了，无法辨认。可晚上总是搽上胭脂抹上粉的。”

“也是穿滑雪装么？”

“穿雪裤。啊，真讨厌，烦死了。又快到这个季节了，每到这个时候，吃完饭，就说什么明儿个滑雪场上见，今儿真不想滑了。回见了。来，小君，咱们走吧。今儿晚上要下雪。下雪前，晚上特别冷。”

驹子走后，岛村坐在方才她坐过的那把藤椅上，看见驹子牵着小君的手，在滑雪场尽头的山坡上正往家走。

天上云起，层峦叠嶂中，有的遮着云影，在阳光的沐浴下。光与影，时刻变幻不定，景物凄清。不大会儿，滑雪场上也一片凝阴。俯视窗下，篱笆上像胶冻似地结着一条条霜柱，上面的菊花已经凋谢。檐头落水管里，化雪的滴沥声响个不停。

那天夜里没有下雪，飘洒了一阵雪珠之后，竟然有雨飘落。

回家的前夜，月华如练，入夜深宵，寒气凛冽。那晚岛村又把驹子叫来，将近11点时，她说要出去散步，怎么劝也不肯听。硬是把岛村拖出暖笼，强迫和她一起出去。

路上结了冰。村子沉睡在严寒之中。驹子撩起下摆，掖在腰带里。月光晶莹澄澈，在夜空中悬挂，宛如嵌在蓝冰里的一把利刃。

“咱们走到车站去。”驹子说。

“你疯啦？来回快八里路呢。”

“你不是要回东京么？我想去看看车站。”

岛村从肩膀到两腿都冻麻了。

回到房间，驹子突然变得没有一丝精神，两手深深插进暖笼里，垂头丧气，一反往常，连澡也不去洗了。

暖笼上蒙的被子还拿原来一样，盖被就铺在下面，褥子靠脚的一头挨着地炉边，只铺了一个被窝。驹子从一旁向暖笼里取暖，低着头，一动也不动。

“怎么了？”

“想回去。”

“胡说。”

“别管我，你去睡吧。我只想这么待会儿。”

“为什么要回去？”

“不回去，我在这儿待到天亮。”

“真没意思。不要闹别扭嘛。”

“没闹别扭。谁闹别扭了。”

“那你——”

“嗯，身子不舒服的。”

“我当是什么呢，这点事，没什么。”岛村笑了起来，“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讨厌。”

“再说，你也胡来。还出去那么乱跑一通。”

“我要回去了。”

“何必呢。”

“真难过。唉，你还是回东京吧。真令人难过。”驹子把脸悄悄伏在暖笼上。

她说难过，难道是怕对一个旅客过分的痴情而感到惴惴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抑或是面对此情此景，强忍一腔怨绪而无法排遣？她对自己的感情，竟到了这种地步么？岛村半晌无语。

“你回去吧。”

“原想明天就回去的。”

“咦，为什么回去？”驹子如梦方醒似地抬起头来。

“无论待多久，你的事，我不终究是无能为力么？”

她茫然凝视着岛村，突然激动地说：

“这可不好，你这人，就是这点不好。”说着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把搂住岛村的脖子，疯狂极了。

“你这人，怎么能说这种话。起来，你倒是起来呀。”嘴里这么说着，自己竟先倒了下去，狂乱之下连自己身子不舒服都忘了。

不久，她睁开温润的眸子。

“说真的，你明天就回去吧。”她平静地说着，拾起掉下来的头发。

岛村在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动身，正在换衣服时，旅馆账房把驹子悄悄叫到走廊。听见驹子回答说：“好吧，就照 11 点钟结算吧。”也许账房认为十六七个钟点未免太长了。

一看账单才知道，早晨五点回去，就算到五点，第二天 12 点回去，就算到 12 点，全都照钟点计算。

驹子穿了外套，又围了一条白围巾，把岛村一直送到车站。

离开车还早，为了把时间打发掉，去买了些咸菜和蘑菇罐头等土特产，结果还有 20 多分钟。于是，在地势稍高的站前广场上一面溜达，一面打量周围的景色，心想，这儿可真是雪山环抱，地带狭窄。驹子那头过于浓黑的美发，在这幽阴萧索的山峡里，反而越发凄怆了。

远处，河流下游的山腰上，不知怎的，有一处照着一抹淡淡的阳光。

“我来了之后，雪化掉不少了。”

“但是，只要下上两天雪，马上能积到六尺深。如果连着下几天，电线杆上的路灯都能给埋进雪里。走路时，如果一想到你，脖子会碰到电线给刮破。”

“真能积得那么厚吗？”

“就在前面镇上这所中学里，听说下大雪的早晨，有的学生从二楼宿舍的窗口赤膊跳进雪里。身子一直沉到雪下面看不见影。就像游泳似的，划行在雪中。你瞧，那边就有一辆扫雪车。”

“我倒很想来赏赏雪，不过，正月里恐怕旅馆挺挤的吧。火车会不会给雪崩埋住呢？”

“你这人好阔气。日子向来这么好吗？”驹子望着岛村又说，“你怎么不留胡子？”

“哦，正打算留呢。”说着，用手摸着刚刮得青乎乎的下巴。嘴角旁一条满漂亮的皱纹，使他线条柔软的面颊，更具刚毅些。心想，或许驹子喜欢的就是这个。

“你呐，每次洗掉脂粉，就像刚刮过脸一样。”

“乌鸦叫得真难听。这是在哪儿叫呢？好冷呀。”驹子仰头望着天空，胳膊抱着前胸。

“到候车室里烤烤火吧？”

正在这时，叶子穿着雪裤，从那边小巷里拐出来，惊慌失措朝停车场的这条大路跑来。

“喂呀，阿驹！行男他……阿驹！”叶子气喘吁吁，好像小孩子受惊之后缠住母亲似的，抓住驹子的肩头说，“快回去，他样子不大对，快点！”

驹子闭起眼睛，像是忍着肩膀上的疼痛，面无血色。想不到，她竟断然地摇了摇头说：

“我在送客，不能回去。”

岛村大吃一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送什么呢，不必了。”

“那可不行。我哪知道你下次还来不来。”

“来的，还会来的。”

叶子好像压根儿没听见似的，焦急地说：

“方才打电话到旅馆，说你在车站，我就赶了来。行男他在叫你呢。”说着伸手去拉驹子。驹子先是忍着，一下子挣开她说：

“我不去。”

这一挣扎，驹子自己倒趔趄了二三步。然后打一下，仿佛要吐，又没吐出什么来。眼圈湿了，脸上起了鸡皮疙瘩。

叶子愣在那里，呆呆地望着驹子。神情认真到极点，看不出是愤怒、惊愕、还是悲哀，没有一丝表情，简直像副假面具。

她又这样转过脸来，一把抓起岛村的手说：

“对不起，请叫她回去吧，叫她回去吧。好么？”她只顾用尖俏的嗓音央求着不撒手。

“好，我叫她回去。”岛村大声答应说。“快回去呀，傻瓜！”

“要你多什么嘴！”驹子冲着岛村说，一面伸手把叶子从岛村身边推开。

岛村的指尖叫叶子使劲握得发麻，他指着站前的汽车说：

“我马上叫那辆车送她回去。你就先走一步吧，好吗？在这儿，这样子，所有人都在看。”

叶子点头同意了。

“那么，请快些，快些呀！”说完，转身就跑，动作之快，简直令人无法相信。目送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岛村心里不禁掠过一个此刻所不应有的疑窦：为什么那姑娘的神情老是那么认真呢？

叶子那美得几近悲凉的声音，似乎会有回声，从雪山上传来，依旧在岛村的耳边萦绕。

“你到哪儿去？”驹子见岛村要去找司机，一把拉住他说：“不行，我不回去！”

陡然间，岛村从生理上对驹子感到厌恶。

“你们三人这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可是，那位少爷说不定马上就要死了。所以他想见你一面，才打发人来叫你的。你该乖乖地回去。否则，会后悔一辈子的。说话之间，万一他断了气怎么办？不要意气用事了，不如就让一切顺水而去吧。”

“不，你误会了。”

“你给卖到东京的时候，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给你送行么？你最早的一本日记上，一开头写的不就是这件事么？他快死的时候，你能忍心不回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页上，你应当把自己写进去。”

“不，不要让我看着一个人死去。”

这话听来，既像冷酷无情，又像充满炽烈的爱。岛村简直迷惑不解了。

“日记已经记不下去了。我要烧掉它。”驹子嗫嗫着，不知怎的又红了脸，“你这人很厚道，对么？你要是厚道人，把日记全给你都行。你不会笑话我吧？我觉得你为人很厚道。”

岛村无端地很受感动。猛然感到，的确没有人能像自己这么厚道。于是，也就不再勉强驹子回去。驹子也没有再开口。

旅馆派驻车站的茶房出来，通知他检票了。

只有四五个当地人，穿着灰暗的冬装，默默地上车下车。

“我不进站台了，再见吧。”驹子站在候车室的窗内，玻璃窗关得紧紧的。从火车上望过去，就像穷乡僻壤的水果店里，一枚珍果给遗忘在熏黑的玻璃箱里似的。

火车一开动，候车室的窗玻璃看上去闪着光彩，驹子的脸庞在亮光里忽地一闪，随即消逝了。那是她绯红的面颊，同那天早晨映在雪镜中的模样一样。而在岛村，这是同现实临别之际的色彩。

火车从北面爬上县境上的群山，穿进长长的隧道时，冬天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惨淡的阳光，好象被黑暗吸入地狱。而后，这辆旧式火车好像把一层光明的外壳脱卸在隧道里一般，又从重山叠嶂之间，驶向暮色苍茫的峡谷。山这边还没有下雪。

沿着河流，不久从旷野驶出。山顶仿佛雕琢而成，别饶风致。一条美丽的斜线，舒缓地从峰顶一直伸向远处的山脚。月光照着山头。旷野的尽头，这是惟一的景色：天空里淡淡的晚霞，将山的轮廓勾成一圈深蓝色。月色已不那么白，只是淡淡的，却也没有冬夜那种清寒的意态。空中没有鸟雀。山下的田野，横无际涯，向左右伸展开去。快到河岸那里，矗立一所白色的建筑物，大概是水力发电厂。这是寒冬肃杀、黄昏的暮色里，窗外所见到的最后景象了。

因为暖气的湿热，车窗开始蒙上一层水气。窗外飞逝的原野愈来愈暗，车内的乘客映在窗上也半似透明。又是那垂暮景色的镜中游戏。这列客车，跟东海道线上的火车相比，简直像是来自另一个国度，大概只挂了三四节陈旧褪色的老式车厢。电灯暗淡无光。

岛村恍如置身于非现实世界，没有时空的概念，陷入一种茫然自失的状态之中，被徒然的来回运载。单调的车轮声，听来像是女人的细语。

这声声细语，尽管断断续续，非常简洁，却是她顽强求生的象征，岛村听着感到心酸难过，始终不能忘怀。如今渐渐离她远去，那些话语已成遥远的回响，只不过额外给他增添一缕乡愁旅思而已。

此刻行男也许已经断气了吧？驹子为什么临死不肯回去呢？会不会因此没赶上最后再看他一眼？

乘客让人吃惊。

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同一个面色红润的姑娘相对而坐，一直不停地聊天。姑娘血色红润得像火一样，滚圆的肩膀上围着



黑色的围巾。探着身子，专心听那汉子说话，愉快的互答。两人好像是长途旅行的乘客。

可是，到了丝厂烟囱高耸的车站时，那汉子慌忙从行李架上取下柳条包，由窗口移到月台上，一面说：

“好吧，要是有缘，后会有期。”跟姑娘道过别便下车走了。

岛村忽然忍不住要落泪，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因此，也就格外加重他幽会归来后的离情别绪。

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两人只是偶然同车的陌生人。男的大概是个跑行商之类的。

在东京临动身时，妻子对他叮嘱，现在正是飞蛾产卵的季节，不要把西服往衣架或墙壁上一挂就不管了。到了这里之后，果然发现旅馆房檐下吊着的灯笼上，钉着六七只玉米色的大飞蛾。隔壁三张席的小房间里，衣架上也停着一只身小肚大的飞蛾。

窗上仍有夏天纺的铁纱安着。铁纱上也有一只飞蛾，静伏不动，像粘在上面似的，一对赭皮色的触角，如同细羽毛一样，伸了出来。翅膀是透明的浅绿色，有女人手指那么长。窗外县境上连绵的群山，沐着夕阳，已被染上一波秋色，而这一点浅绿，反给人死一样的感觉。前翅和后翅重合的地方，绿得特别深。秋风一来，翅膀便如薄纸一般不住地掀动。

不知是不是活的，岛村站起来去看，隔着铁纱，拿手指去弹，飞蛾没有动。用拳头嘭地一敲，如一片叶子飘然坠落，落到半途，竟又翩然飞走了。

仔细看去，窗外杉林前，有无数蜻蜓飞来飞去，好像蒲公英的白絮在漫天飞舞。

河水流经山脚，仿佛是从杉树梢上流出来的。

有点像胡枝子的白花，银光闪闪，盛开在半山腰上。岛村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望了良久。

从旅馆的浴池出来时，大门口坐着一个摆摊售货的俄国女人。岛村心想，居然跑到这种乡下来了，于是过去瞧瞧。卖的净是些常见的日本化妆品和发饰之类的东西。

大约已经四十出头了，满脸是细小的皱纹，看起来一路风尘。滚粗的脖颈，露出来的部分倒还白白嫩嫩的。

“你从哪儿来的？”岛村问。

“从哪儿来的？我，从哪儿来的？”俄国女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一边收拾摊子，一边似乎在想着什么。

裙子像块脏布似地裹在身上，已经没有西装的样子了，大概在日本呆了很久，背起大包袱径自走了。但是，脚上倒还穿皮靴。

旅馆老板娘同岛村一起，在门口瞧着俄国女人走后，邀他进了账房。炉边背朝外坐着一个高大丰腴的女人。此刻，提着衣服下摆站了起来。穿的是一件印有家徽的黑礼服。

滑雪场贴的广告照片上，她跟驹子两人并肩而立，穿着陪酒穿的和服，套着雪裤，脚上踩着滑雪板。所以，岛村还记得她。她体态丰满，仪表大方，不过韶华已尽。

旅馆老板把火筷子架在地炉上，烤着椭圆形的大馒头。

“这馒头，您来一个怎么样？是大家送的喜馒头，尝尝看。”

“方才那位已经洗手不干了？”

“就是。”

“她蛮不错的嘛。”

“年限到了，是来辞行的。开始很走红的。”

岛村吹着馒头上的热气，咬了一口，硬皮上有股陈馒头味，带点酸。

窗外，夕阳照在红熟的柿子上，光线一直射到悬在地炉上面吊钩的竹筒上。

“如此长，是狗尾草吧？”岛村惊奇地望着山坡。一个老太婆背着草，草竟有她人两个高。而且穗也很长。

“不，那是茅草。”

“茅草？是茅草么？”

“那次铁路局在这里举办温泉展览会，盖了一间说不上是休息室还是茶室，屋顶葺的就是这儿的茅草。后来听说，有位东京人，把那间茶室原封不动，整座买走了。”

“是茅草。”岛村自言自语又说了一句，“那么山上开的就是茅草花了。我还以为是胡枝子花呢。”

岛村刚下火车时，首先扑入眼帘的，便是山上的这些白花。近山顶的那一段陡坡上，开了好大一片，闪着银色的光辉，宛如洒满山坡的秋阳，岛村的情绪也受了感染，不由得为之一叹。当时还以为是胡枝子花呢。

然而，近处茅草萋萋，远望是令人感伤的花朵，两种感受迥然不同。大捆大捆的茅草，把一个个背草的女人完全给遮住了，草碰在山路两旁的石崖上，一路上沙沙作响。草穗也硕大无比。

回到屋里，隔壁一间点着十烛光灯泡的房间，发出幽暗的光，进去一看，那只个小肚大的飞蛾，已把卵产在黑漆衣架上，在那上面爬着。屋檐上的飞蛾，吧嗒吧嗒直往上撞。

秋虫从白天开始便唧唧不已。

驹子不久过来了。

站在走廊上，面对面地凝目望着岛村。

“你来做什么？来这里干什么？”

“来看看你。”

“骗人。东京人最会撒谎，讨厌。”

驹子坐了下来，用温柔而低回的声调说：

“我可不愿再给你送行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好吧，这次我就不动声色走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不行。我的意思是不送你到车站了。”

“他后来怎么样了？”

“当然死了。”

“是你来送我的时候么？”

“我说的不是这回事。我万没想到送别会让人那么难过。”

“唔。”

“二月十四那天，你干什么去了？净骗人。把我害苦了。以后你说什么，我也不信了。”

二月十四日是驱鸟节。是这一带雪国儿童一年一度的节日。先在10天之前，村里的孩子们便穿上草鞋，踩实雪地，然后切成二尺见方的雪砖，一块块垒起来，盖成一座雪堂。这雪堂有一丈六七尺见方，一丈多高。十四日夜里，孩子们把各家各户挂在门口驱邪用的草绳全部搜罗来，堆在雪堂门口，燃起跳跃的篝火。这一带雪国是二月初一过年的，所以，家家门上的避邪绳还未摘掉。之后，孩子们爬到雪堂顶上，挤来挤去，唱驱鸟歌。唱完便进到雪堂里，点灯守夜。直到天亮。十五日一清早，又爬上雪堂顶，再次唱驱鸟歌。

积雪最深时，岛村曾同驹子相约，前来观看驱鸟节。

“我二月里回老家去了，连生意都歇了。以为你准来，十四日那天就赶了回来。早知道多服侍几天病人该多好。”

“是谁呀？”

“师傅上港口去，得了肺炎。我那时正在老家，拍了电报来，我就赶去服侍。”

“好了么？”

“还那个样子。”

“那太糟糕了。”岛村又像是对自己失约而表示歉意，又像是师傅的死表示悲悼。

“哦——”驹子忽然轻轻摇了摇头，拿手帕掸着桌子说：“这

么多小虫。”

从矮桌上掸下一片小飞虫，在席子上落下。有几只飞蛾绕着电灯回旋飞舞。

纱窗外面停着好些种飞蛾，碧澈的月光下，浮出星星点点的黑影。

“胃痛，胃痛得很。”驹子两手插进腰带，在岛村的膝盖上伏着。

敞开的后衣领口，露出搽得雪白的粉颈，霎时落下不少比蚊子还小的飞虫。有的立刻就死了，不再动弹了。

头颈比去年粗了些，也更为丰腴。已经21岁了，岛村心想。他觉得膝头有些热烘烘、潮乎乎的。

“账房他们贼忒嘻嘻地笑着说：‘驹姑娘，快到茶花厅去看看吧。’烦死人了，我刚送大姐上火车回来，想舒舒服服睡一觉，说是旅馆里来了电话。我累得要命，真不打算来了。昨天晚上喝多了。给大姐饯行来着。在账房那儿他们光是笑，一声不吭，原来是你。有一年了吧？你一年来一次，真的吗？”

“那馒头我也吃了。”

“是么？”驹子直起身子，脸颊在岛村膝盖上压过的地方，红了一块，那样子突然显得有些稚气。

她说，给那位中年艺妓送行，一送送到下一站才回来。

“真没意思。从前办什么事，都齐心协力。可现在，越来越自私，都只顾自己。这儿现在也变得相当厉害。脾气合不来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菊勇姐这一走，我孤单极了。本来什么事都听她的，生意上也数她走红，从没少于六百枝香的，家里拿她当宝贝呢。”

听说菊勇年限满了，要回老家去，是结婚呢，还是继续在这一行里混呢？岛村如此问着。

“说起来大姐也怪可怜的。原先嫁人不成，所以来到这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到这里，驹子有些吞吞吐吐，犹豫了一阵，望着月光朗照下的梯田说：

“那边半山腰上，有座新盖的房子不是？”

“那家叫菊村的小饭馆吧？”

“嗯。大姐本来要到那家铺子去的，没想到她自食其果，竟吹掉了。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人家特意为她盖起的房子，临要搬进去的时候，竟把人给甩了。因为她另有相好的，打算跟那人结婚，结果反又受了骗。人一旦入迷，真会那么执迷不悟么？对方逃走了，她可没脸再跟原先那位破镜重圆，去要人家那个铺子。再说，丢人现眼的，也没法儿在这儿混下去了。只好到别处去重打鼓另开张。想想也实在怪可怜的。我们虽然不大清楚，不管怎样人很多。”

“跟她相好的男人吧？能有五个吗？”

“大概吧。”驹子抿嘴一笑，扭过头去说，“大姐其实是个感情挺脆弱的人。一个可怜虫。”

“其实不由别人的。”

“那可不见得。相好一阵，又能怎样？”她低着头，用簪子搔着头皮说，“今儿个去送行，心里非常难受。”

“那么，给她盖的那个饭馆呢？”

“那人的太太来掌管了。”

“他太太来开饭馆，却有趣。”

“本来什么都齐全了，就等着开张了。要不，怎么办？他太太便带着孩子全搬了来。”

“那他家里呢？”

“听说只留一个婆婆在家。男的虽然是乡下人出身，但对此很感兴趣。人倒怪有风趣的。”

“哦，是个浪荡子。年龄很大了吧？”

“还年轻呢。刚三十二三吧？”

“唔？那么说姨太太反比自己太太年纪还大？”

“是同年，都是二十七岁。”

“‘菊村’大概就是取菊勇的菊字吧？结果却由他太太来掌管。”

“招牌既然打了出去，看来改已经没必要了。”

岛村把衣领往上掖了掖，驹子起来去关上窗子，一面说：

“大姐她也知道你。今儿还告诉我，告诉我你来这儿了。”

“我在账房里碰见她来辞行的。”

“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情？”驹子把刚关上的窗子刷地又打开，一屁股坐到窗台上。不久，岛村说：

“这里的星星跟东京的不一样。好像浮在天上似的。”

“因为有月亮的缘故，否则就不会如此。今年的雪好大哟。”

“听说火车时常不通，是么？”

“嗯，实在吓人。汽车也比往年迟了一个月，到今年五月才通车。滑雪场上不是有个小卖店么？雪崩把二楼屋顶给压塌了，楼下的人还不知道，听声音不对劲儿，以为是厨房里的老鼠在作怪。去厨房看了看，没什么事，上楼一看，雪落得到处都是。挡雨板什么的，全给风雪卷走了。虽然只是山表皮上一层雪崩，广播里却大肆宣传，吓得人家都不敢来滑雪了。今年我也不打算滑了。去年年底把一副滑雪板都送了人。虽然如此，我依旧去滑了两三次。我变了没有？”

“师傅死后，你这一向怎么过的呢？”

“别为旁人操心了。二月里，我可是准时在这儿等你来着。”

“既然回到港口，来信告诉我一声不就得了？”

“我才不呢。那么可怜巴巴的，我不干。叫你太太看见也没要紧的信，写它干什么呢！真可怜！因为有所顾忌而言不由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何苦呢！”

驹子的口气很急，连珠炮似地数落了一顿。岛村点了点头。

“你别坐在虫子堆里，关掉灯就行了。”

月光朗澈，几乎连她耳朵的轮廓都凹凸分明。一直照进屋内，把席子照得冷森森、青悠悠的。

驹子双唇柔滑细腻，像水蛭的轮环一样美丽。

“不，让我回去。”

“还是那个样子。”岛村侧过头去，看着颧骨略高的小圆脸，那样子带点滑稽相。

“别人都说，我还是17岁刚到这儿时的模样，一点没变。本来么，生活永远一成不变。”

脸蛋儿红喷喷的，依然像北方少女那样。月光下，艺妓风情的肌肤，发出贝壳似的光泽。

“但是，这儿的家变了，你知道么？”

“师傅死了，是么？你已经不住在那间蚕房了吧？现在的屋子该是名副其实的住处喽？”

“名副其实的住处？就是吗。是片杂货店，卖些点心和香烟。店里就我一个人张罗。这回是受雇于人，所以，夜深了，要看书就自己点蜡烛。”

岛村抱着胳膊笑了。

“因为装了电表，不好浪费人家的电。”

“哦，就是如此。”

“可是这家人待我相当好。甚至想过，这叫给人做工呢。小孩子哭了，老板娘怕吵我，便把孩子背出去。我没有可不满意的。只是床铺铺得不大平整，挺别扭的。每次回去晚了，他们便把被窝给我铺好。不是褥子铺得歪歪扭扭的，就是单子皱皱巴巴的。看着心里怪难受的。可是，也难再重新铺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该领这个情才是。”



“你要是成了家，准是劳碌命。”

“谁说不是呢。生来就是这么个脾气。家里有四个孩子，简直乱成一团。整天跟在他们后面收拾个没完，明明知道收拾完毕，又会给弄得乱七八糟的，可心里老惦着，丢不开手，只要条件许可，我总想把生活弄得干净舒服些。”

“这倒是。”

“你明白我在想什么吗？”

“当然明白呀。”

“既然明白，那你说说看。说吧，你就说说。”驹子突然声音急切，逼着他说。

“你瞧，说不上来了吧？净骗人。你日子如此富裕，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你哪儿会懂我的心思呢。”

接着又低声说：

“真叫人伤心。我是个傻瓜。不要再来了。”

“你这么个追问法，哪能一下子说明白呢。”

“有什么说不明白的？你就是这点不好。”说着，无可奈何地闭起眼睛不做声了。那神气，似乎明白岛村会体恤自己。

“一年来一次就行，以后你还得来呀，至少我在这里的期间，你每年一定来一次，好么？”

她说，她受雇的期限是四年。

“回老家去的时候，万没想到还要出来做这种营生，临走连滑雪板都送人了。如果说功劳，倒是把烟戒掉了。”

“对了，你从前烟抽得很厉害。”

“可不。陪酒的时候，常把客人送的香烟偷偷拢进袖子里，回去一抖落，有时能有好几支呢。”

“不过，四年是足够长的了。”

“转眼就会过去的。”

“你身上好暖和。”趁驹子捱了过来，岛村就势把她抱了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

“天生就是暖和的。”

“早晚已经冷了吧。”

“我来这里已经五年了。刚来时，一想到要住在这种地方，心里就有些发慌。尤其没通火车之前，真是冷清极了。从你第一次来，到现在也有三年了。”

不到三年工夫，来了三次，每一次来，驹子的境遇都有一次变化，岛村这样暗自思忖。

忽然几只纺织娘叫了起来。

“真烦死人。”驹子从他膝上站了起来。

吹来一阵北风，纱窗上的蛾子一齐飞了起来。

岛村已然知道，看来像是微微睁开的黑眸子，其实是浓密的睫毛合着的原因，可他仍凑上去看了看。

“戒了烟，人倒胖了。”

肚皮上的脂肪，的确是厚了些。

本来分开后难以捉摸的种种，两人一旦挨近在一起，顿时又恢复往日的亲密。

驹子把手轻轻放在胸脯上。

“一边变大了。”

“傻瓜。是那人的怪癖吧？光摸一边。”

“暖哟，真讨厌！胡言乱语，你这人讨厌死了。”驹子忽地变了脸。岛村想起来，是这么回事。

“下次叫他两边匀着些。”

“匀着些？叫他匀着些？”驹子温柔地把脸凑了过来。

这间屋子在二楼上，听得见癞蛤蟆在旅馆四周叫。而且，不只一只，好像有两三只在爬，叫了好长时间。

从旅馆的浴池上来后，驹子用平静的语调又坦然说起自己的身世来。

刚到这里接受身体检查时，以为同雏妓一样，衣服只脱了上半身，被人取笑了一番，还因此大哭。她甚至连这些枝节都告诉了岛村。凡岛村问的，她全都回答。

“我那个十分准，每月都提前二天。”

“陪酒时没什么不方便吧？”

“嗯。怎么你也懂得这些事？”

每天都到有名的热温泉里舒筋活血，去新老两家旅馆应酬陪酒，还要走上八里多路，还有过早休息的山居日子，使她长得体态丰满而结实，身腰却又像一般艺妓那么婀娜。正看纤瘦苗条，侧看则很厚实。她之所以能把岛村大老远地吸引过来，自有其惹人爱怜之处。

“像我这种人难道不能生孩子么？”驹子一本正经地问。她的意思是，只与一个人交往，难道不就象同夫妇一样。

驹子身边有那么一个人，岛村还是头一次听说。她说从17岁那年起，已经有了五年关系了。岛村一直觉得奇怪，驹子会那么无知而又不知戒备，现在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她说，还在当雏妓的时候，给她赎身的那个人去世了，后来，她刚回到港口，这个人就马上提出愿意照顾她。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驹子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讨厌那人，始终感情不融洽。

“既然相处了五年，那人也算是好的了。”

“我有过两次机会，可以跟他分手。一次是来这儿当艺妓，还有一次是从师傅家搬到现在这家来的时候。但是，我这人心太软，真的，心太软。”

驹子说，那人现在住在港口那边。因为留她住在镇上，有所不便，所以趁师傅回乡，便把她托付给师傅。他为人虽然厚道，驹子却一次都没许身给他，想想怪不忍心的。因为年纪相差挺大，他偶尔才到这里来一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才能跟他一刀两断呢？我常常想，索性就放荡一下。我真的这么想过。”

“放荡可不好。”

“要放荡，我也办不到。天生本性，做不出这种事。我对自己的身子是很爱惜的。只要自己舍得干，四年的期限，就可以缩短到二年，可我从不胡来。反正身体要紧。如果勉强自己，那能赚不少钱哩。因为我们是算年限的，只要老板不吃亏就行。借的本金每月合多少，利息多少，税金多少，再加上自己的伙食钱，这些钱一算就清楚了。这之外用不着勉强自己多做。有的饭局太麻烦，要是不愿意，干脆就回掉，赶紧回家，除非是熟客指名点我，如果不这样，旅馆里也不会夜里大老晚地打电话来。不过，说到奢侈，那是没个止境的，我反正随便挣一点，能够对付过去就行了。我借的本钱，已经还掉一大半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反过来说，每个月的零用，加上别的花销，怎么也得三十块钱。”

她说，一个月只要能赚上一百元就够了。一个月前，做得最少的人，也有三百枝香，合六十块钱。而驹子出去陪酒，有九十几次，是赚得最多的。每一次饭局，自己可拿一枝香，老板虽然吃些亏，但水涨船高，赚得还很多。至于债台高筑，延长年限的人，这个温泉村里倒一个也没有。

第二天清晨，驹子依旧起得很早。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和插花师傅打扫这间屋子，所以醒来。”

搬到窗口的梳妆台，镜子上映着漫山红叶的冈峦。镜中的秋阳，明光闪亮。

糖果店的女孩子把驹子的替换衣服送了来。

隔着纸拉门喊“驹姐”的，已不是那个声音清澈得几近悲凉的叶子。

“那姑娘现在怎么样？”

驹子睨了岛村一眼。

“天天上坟去。你瞧，滑雪场下面，有块荞麦田吧？开白花的那片地。靠左边有座坟墓，有没有看见？”

驹子回去之后，岛村也到村里散步去了。

有个小女孩穿着簇新的红法兰绒雪裤，正在房檐下白粉墙旁拍皮球，全然是秋天的一派景色。

房屋大多是古色古香的，令人以为是封建诸侯驻蹕的遗迹。房檐很深。楼上的纸窗只有一尺来高，而且很窄。檐头上挂着茅草帘子。

土坡上种了一道丝芒当篱笆，正盛开着浅黄色的小花。细叶片片，披散开来，好像喷泉那样美丽。

路旁向阳的地方，在席子上打豆子的，正好是叶子。

一粒粒红小豆亮晶晶的，从干豆荚里迸出来。

叶子穿着雪裤，包着一块头巾，也许是没看见岛村，叉开腿，一边打小豆，一边用她那清澈得几近悲凉，好似要发出回声一样的声音唱着歌：

蝴蝶，蜻蜓，蟋蟀哟，  
正在那个山上叫，  
金琵琶，金钟儿，还有那个纺织娘。

有一首歌谣唱道：飞飞飞，一飞飞出杉树林，晚风里，乌鸦的个儿真叫大。从窗口俯视下面的杉树林，今天仍有成群的蜻蜓在盘旋。临近傍晚时分，好像也飞得更为迅疾似的。

岛村离开时，在火车站的小卖店里，买了一本新出版的关于这一带的登山指南。他一口气看下去，上面写着：从旅馆这间屋子眺望县境上的群山，在一座山峰的近处，有一条小径穿过美丽的池沼。沼地上的各种高山植物，百花盛开；到了夏天，红蜻蜓悠闲自在地飞舞，会停在你的帽子上、手上，甚至眼镜框上，比起城里受人追捕的蜻蜓，真有天壤之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眼前这群蜻蜓，好像被什么东西追逐似的。仿佛急于趁日落黄昏之前飞走，免得被杉林的幽暗吞没掉。

远山沐浴着夕阳，从峰顶往下，红叶红得越发鲜明。

“人可真脆弱呀。听说从头到脚都摔得粉碎了。要是熊什么的，从再高的岩石上摔下来，身上也不会伤着哪儿。”岛村想起驹子早晨说的这些话。当时，她一面指着那座山，一面说那儿又有人遇难的事。

倘若能像熊那样，有一身又硬又厚的皮毛，人的官能准是另一番样子了。可是人却彼此喜爱那柔滑细嫩的肌肤。岛村远眺夕阳下的山峦，想着想着不禁悲伤起来。对人的肌肤油然生起一缕缱绻之情。

“蝴蝶，蜻蜓，蟋蟀的……”一个艺妓在提前开的晚饭桌上，弹着蹩脚的三弦，唱着这首歌谣。

登山指南上只简单地载明路线、日程、住宿和费用等项，所以，这反倒使岛村可以海阔天空去遐想。他最初认识驹子，是在残雪中新绿已萌的山谷中漫游之后，来到这座温泉村的时候。如今又是秋天登山时节，望着自己履痕处处的山岭，对群山不禁又心向往之。终日无所事事的他，在疏散无为中，偏要千辛万苦去登山，岂不是纯属徒劳么？可是，也惟其如此，其中才有一种超乎现实的魅力。

离别之后，会时时思念驹子，可是一旦到了她身旁，也不知是因为心里泰然呢，还是对她的肉体过于亲近的缘故，觉得对人的肌肤的渴念和对山的向往，好比梦幻一般。也许是昨晚驹子刚在这里过夜的缘故？寂静中，独自枯坐。只好心里盼着驹子能不招自来。一群徒步旅行的女学生，年轻活泼，嬉闹之声，不绝于耳，听着听着竟睡意朦胧起来，岛村便早早睡下了。

不大会工夫，似乎下了一阵秋雨。

翌日早晨醒来，驹子已端端正正坐在桌前看书，穿了一条绸

料的家常衣服。

“醒了么？”她轻轻地问，转过脸来看着岛村。

“怎么回事？”

“你醒了么？”

岛村疑心她是在自己睡着后来过的夜，便看了看铺盖。一面拿起枕边的表，才六点半。

“这么早。”

“但是，女佣人早就来添过火了。”

铁壶冒着热气，完全是清晨的景象。

“起来吧。”驹子站起来，在岛村枕边坐下。那举止俨然是居家女子的模样。岛村伸了个懒腰，顺手握住驹子放在膝上的手，摸着她小指上弹三弦弹起的老茧。

“还困着呢。天不是刚亮吗？”

“一个人睡得好么？”

“嗯。”

“你到底还是没留胡子。”

“对了，上次临走时，你曾说过，要我把胡子留起来。”

“不记得就算了。你倒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青乎乎的。”

“你不也是么，一洗掉脂粉，就像刚刮过脸一样。”

“脸上好像胖了一点。白白净净的，没有胡子。睡着的时候，看上去挺别扭的。圆乎乎的。”

“圆和一些还不好。”

“不可靠。”

“真讨厌，你一直盯着我么？”

“正是。”驹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忽然噗哧一声笑了出来，笑得连她的小手指在岛村手里也抽紧了起来。

“方才我躲进壁橱里，女佣人丝毫没发觉。”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躲进去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是刚刚呀！女佣人来添火的时候。”

她想起来竟又笑个没完。但突然脸红起来，一直红到耳根，好像为了掩饰一下，掀起被角扇着，一面说：

“起来吧，你起来呀！”

“好冷。”岛村抱紧了被子，“旅馆里的人都起来了么？”

“不晓得。我是从后面上来的。”

“从后面？”

“从杉树林那边爬上来的。”

“那里有路吗？”

“没有路，却不远。”

岛村吃惊地望着驹子。

“谁都不知道我来。厨房里尽管有人，大门却还关着。”

“你又这么早起来。”

“昨晚没睡着。”

“下了一阵雨你知道么？”

“是么？怪不得那边的山白竹湿淋淋的，我说呢。我该回去了，你再睡一会儿，你睡吧。”

“我也要起来了。”岛村拉着她的手，用力从被窝里出来。到窗口向下望了望她爬上来的地方。那一带灌木丛生，山竹茂盛。和杉树林相接的小山腰上，恰好在旅馆的窗下，是一片田地，种着萝卜、蕃薯、大葱和芋艿一类家常蔬菜，晨光中，菜叶的颜色各不相同，他好像是头一次看到似的。

去浴室的走廊上，茶房正在喂泉水池里的红鲤。

“可以由于天气冷，不好好吃食呢。”茶房对岛村说。于是看了一回浮在水面上的鱼饵，那是把蚕蛹晒干捣碎做成的。

驹子一身干净相，在那里坐着，对洗澡回来的岛村说：

“这么清静的地方，做做针线才好呢。”

房间刚打扫过，秋日的晨曦一直照到半新不旧的席子上。



“你还会做针线？”

“你太瞧不起人了。姐妹当中，数我顶辛苦了。回想起来，我刚长大的时候，好像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她似乎在自言自语，忽又放开声音说：

“方才女用人挺奇怪的样子，问我，‘驹姑娘，什么时候来的？’我又不能三番五次地往壁橱里躲。真难为情。我该回去了。忙着呢。既然没睡好，想洗洗头发。早晨要不早点洗，直到头发变干，再到梳头师傅那里去梳头，就怕赶不上中午的饭局了。这里也有宴会，昨天晚上才通知我的。但我与别人有了约定，这里来不了了。今个儿是星期六，忙得很。不能来玩了。”

嘴上虽然这么说，驹子却没有站起来的意思。

临走，她又不打算洗头了，便邀岛村到后院去。方才大概是从这里悄悄上来的，廊子下面放着驹子一双湿木屐和布袜子。

方才她爬上来时穿过的那片山白竹，看起来没法过去。便顺着田边，往有水声的地方下去，河岸是道悬崖峭壁，栗子树上传来孩子的声音。脚下的草丛里，落下好几个毛栗子。驹子用木屐踩破，剥开外壳，里面的栗子还很小。

对岸的陡坡上，一片茅草正在抽穗，在风中款款摆动，闪着耀眼的银光。虽说是片耀眼的银色，即恰如飘忽在秋空里透明的幻境一般。

“到那边去看看，能看到你未婚夫的坟呢。”

驹子倏地挺直身子，相对岛村时瞪了他一眼，冷不防把一把栗子扔到他的脸上说：

“你拿我寻开心是么？”

岛村躲避不及，噤里啪啦打在额上，痛得很。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要你去看他的坟？”

“何必这么当真呢。”

“对我来说，那是一本正经的事，才不像你，闲得没事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闲得没事干了？”他软弱无力地嘟哝了一句。

“那你提什么未婚夫？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他不是我的未婚夫么？难道你不记得了？”

岛村并没有忘记。

“师傅未尝没这么想过：我和少爷若能成婚，倒也不错。尽管她心里那么想，但从没说过。不过，师傅的心思，少爷也好，我也好，都隐隐约约猜到一些。可是，我们俩本人也并不怎么的。我们不是在一起长大的。我被卖到东京的时候，只有他送我。”

他记得驹子这么说过。

那人病危的时候，她是在岛村这里过的夜。

“我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人已经快去了，哪里还管得着。”她甚至无所顾忌地说过这种话。

何况就在驹子送岛村去车站时，叶子来接她，说病人情况不妙，但她死活不肯回去，结果好象临终也未能见上一面。这就使岛村心里更加忘不了那个叫行男的人。

驹子一向避免提起行男。即使不是未婚夫，可是为了挣钱给他治病，才沦落风尘，当了艺妓。所以在她，自是“正正经经的事”，却是错不了的。

见岛村挨了栗子竟没生气，驹子一下子怔住了，顿时软了下来，攀住岛村说：

“噢，你真是个老实人。有点不高兴了吧？”

“孩子在树上看着呢。”

“我真弄不懂，复杂的总是东京人。是不是周围乱糟糟的，对什么都不以为意了呢？”

“对什么都不以为意了。”

“将来怕是连命也不在乎了。去看看坟吧。”

“好吧。”

“你瞧你。哪儿有什么诚心想去看坟呢。”

“是你自己不情愿嘛。”

“我从来没去过，所以，不免感到别扭。真的，一次也没去过。现在师傅也葬在一起，我觉得挺对不起师傅的，可是事到如今，反而更不便去了。倒显得假模假样的。”

“你真是个复杂的人。”

“为什么？他活着的时候，你没把态度说清楚，至少死后该有个明白交代啊。”

杉林里宁静得仿佛滴得下冷水珠来。走出林外，顺着滑雪场下面的铁路过去便是墓地。在田畦稍高的一角，竖着十来块墓碑和一尊地藏王。光秃秃的挺寒酸，更不用说花。

可是，从地藏王后面的矮树丛里，忽然露出叶子的上半身。刹那间，她的表情竟那么正正经经，像戴着假面具似的，眼光灼灼的，尖利地朝这边瞧过来。岛村向她点头略施一礼，随即站住了。

“阿叶，好早哇。我上梳头师傅那儿……”驹子刚说到这里，猛地刮来一阵黑风，几乎要把人刮跑似的，她和岛村不由得缩了起来。

一列货车从身旁隆隆驶过。

“姐姐！”在震耳欲聋的声浪中传来一声呼喊。一个少年从黑色的货车门边，挥动着帽子。

“佐一郎——，佐一郎——”叶子喊着。

仍旧是在雪地信号灯前，呼唤站长的那个声音。简直美得几近悲凉，仿佛是在呼唤着已经渐渐远去，听不见声音的船上人。

货车过后，好象揭下了遮眼布，铁路那一边的荞麦花，灿然入目。红红的荞麦杆，花开得崭齐，显得十分幽丽。

两人无意中遇见叶子，竟没去注意开来的火车，而货车一过，方才尴尬的场面，也给一带而去，不见踪影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后，车轮的声响消散了，叶子的声音似乎依旧在回荡，像是纯洁的爱情发出的回声。

叶子目送着火车，说：

“弟弟在车上，要不要去车站看看呢？”

“火车是不会在站上尽等着你呀。”驹子笑了。

“说的没错。”

“我可不是来给行男上坟的。”

叶子点了点头，一时犹豫了一下，在墓前蹲下来，双手合十。

驹子仍然站着不动。

岛村转眼去看地藏王。石像三面都雕着狭长的脸，除了胸前一双手合十之外，左右还各有两只手。

“我该梳头去啦。”驹子对叶子说了这么一句，便顺着田埂朝村子走去。

树干与树干之间，一层一层绑上几根竹竿或木棍，像晾衣杆似的，挂上要晒干的稻子，当地叫“禾台”，看上去就像一道高高的稻草屏风。——岛村他们经过的路旁，就有农民在搭这种“禾台”。

穿雪裤的姑娘，一扭腰身，便把一捆稻子扔了上去，高高地站在上面的男人，灵巧地接过去，捋齐分好，接着挂在竹竿上。动作熟练而自然，得心应手地重复着。

驹子像估量什么珍贵物品似的，把挂在禾台上的稻穗，托在手心上掂了掂，说：

“这稻子多好，这么摸摸就叫人喜欢。跟去年可大不一样。”她眯起眼睛，似乎在玩味由稻子引起的那份惬意。一群麻雀在“禾台”上空飞掠穿行得低低的。

路旁的墙头上还留着一张旧招贴，上面写着：“插秧工钱经公议，定为：每日大洋九角，供给伙食，女工六折。”

叶子家也有“禾台”是搭在略低于街道的花圃后面。即院子的左面，沿着邻居家的白墙脚，在成排栽的柿子树上，搭起一个老高的“禾台”；而花圃和院子交界处，正好与柿子树之间的“禾台”形成直角的地方，也搭了一个“禾台”。稻子下面留出一个进出口，看着就像用稻子搭的草棚似的。地里的大丽花和蔷薇已经凋零，旁边的青芋叶子却很繁茂。隔着“禾台”，红鲤鱼池已看不见了。

驹子去年住的那间蚕室，窗子也被遮住了。

叶子好像生气似的，一低头便从稻穗中的缺口走了进去。

“她一个人住在这里么？”岛村望着叶子微微前倾的背影说。

“不见得，”驹子粗声粗气地回答说。“唉，烦死了。不去梳头了。全怪你多事，搅得她上不成坟。”

“是你自己意气用事，不想与她在坟上相遇。”

“你哪儿懂我的心思。等会儿有空再去洗头。大概会晚一点，反正一定上你那儿去。”

果然，在半夜三点钟的时候。

拉门像要给推倒似的，门声把岛村给惊醒了，驹子一下子扑倒在他胸上。

“我说来，不就来了吗？你看，我说来，就来了不是？”她大口喘着气，连肚子也跟着一起一伏的。

“你醉得太厉害了。”

“你看，我说来，就来了不是？”

“是啊，你是来了。”

“上这儿来的路，几乎看不见，看不见。哦，好难受。”

“亏你还能爬上这个陡坡。”

“管它呢，才不管它呢。”驹子骨碌一下仰到后面，压得岛村透不过气来。因突然给她吵醒，人还迷迷糊糊的，刚坐起来，便又躺了下去，脑袋碰到一个滚烫的东西上，于是吃了一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跟团火似的，傻瓜。”

“是么？火枕头，会烫伤的哩。”

“真的。”岛村闭上眼睛，他脑门就沁入一股热气，使他感到自己确是活着。驹子呼哧呼哧的，气息那么粗，使他越来越意识到眼前这一现实。那似乎是种悔恨，但又令人恋恋不舍。此刻他心里很平静，好像在等着什么报复似的。

“我说来，就来了不是？”驹子反复念叨这句话。

“既然来过了，就该回去了。洗头去。”

于是爬起来，咕嘟咕嘟喝水。

“你这个样子，哪能回去呢？”

“我得回去。我结个伙伴儿。洗澡的用具上哪儿去啦？”

岛村站起来去开灯，驹子两手捂着脸，在席子上伏着。

“不要嘛。”

驹子身上穿了一件镶黑领的毛料圆袖夹睡衣，花色很鲜艳，腰上系着一条窄腰带，看不见内衣的领襟。一双赤脚，连脚边都泛出了酒意。她蜷缩着身子，仿佛要把自己藏起来似的，愈发变得可爱。

洗澡用具像是扔进来的，肥皂和梳子之类到处四散。

“帮我剪掉，我带剪刀来了。”

“剪什么？”

“这个呀。”驹子把手按在头发后面说，“本来要在家里剪掉头绳的，手不听使唤。到这里是顺路，请你帮着剪一剪。”

岛村把她头发一绺绺分开，剪掉头绳。每剪一处，驹子便摇摇头，把头发抖落下来，人比以前安静了。

“这会儿几点了？”

“已经三点了。”

“哟，这么晚了？可别把头发也剪掉呀。”

“系了这么多。”

他手里捏了一绺假发，靠近头皮的地方还有些温热。

“已经三点了么？大概陪酒回来之后，就那么躺倒睡着了。事先跟女伴约好的，所以我才被叫来。她们这会儿准在想，也不知我到哪儿去了。”

“在等你吗？”

“在公共澡塘里洗呢，一共三个人。本来有六处饭局要应酬，结果只转了四处。下星期赏红叶，又得忙了。好，谢谢。”驹子梳着披散的头发仰起脸，粲然一笑。

“管它呢，嘻嘻，多好玩。”

然后，无可奈何地捡起假发说：

“不好让人家久等，我该走啦。回来时，我就不过来了。”

“看得见路么？”

“没问题。”

可是，她毕竟踩着衣服下摆，踉跄了一下。

早晨七点和半夜三点，在这种异乎寻常的时间里竟一天两次偷空来看他，岛村感到不同寻常。

旅馆的茶房像过年挂松枝那样，把大门口拿红叶装饰起来。以示欢迎前来赏枫的客人。

在那里指手划脚，颐指气使的，竟是那个临时雇来，自嘲为“候鸟”的茶房。有些人从新绿的初春到漫山红叶的深秋，来这里的山间温泉做生活，冬天则到热海、长冈那一带的伊豆温泉去谋生，他就是这么一种人。每年不限于在同一家旅馆干活。一方面卖弄他在繁华的伊豆温泉场的那套经验，同时又专说这一带旅馆待客的坏话。虽然搓手哈腰善于死皮赖脸地拉客，不过看起来很虚假，一副讨好的样子。

“先生，您晓得通草籽么？您要尝尝，我来给您摘。”他冲着散步回来的岛村说，一面把带着通草籽的蔓藤系在枫树枝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枫树枝大概是从山上砍来的，有屋檐那么高。鲜红的色调，使得大门发着熠熠的光辉，每片枫叶都大得出奇。

岛村看着握在手里冰凉的通草籽，偶然朝账房那边望了一眼，见叶子正坐在地炉边上。

老板娘守着铜壶在温酒。她到叶子对面，老板娘说句什么，叶子便爽快地点一点头。没穿雪裤，也没套和服外褂，只穿了一件像似刚浆洗过的绸子和服。

“是来帮忙的么？”岛村若无其事地问茶房。

“是呀，幸好她来，缺少人手。”

“和你一样吧？”

“暖。但是，乡下姑娘古怪得很。”

叶子好像在厨房里帮忙，从来没上客厅来过。客人一多，厨房里女佣人的声音便乱糟糟地响成一片，却听不见叶子那美妙的声音。在岛村这间房里侍候的女佣人说，叶子有个习惯，睡觉前洗澡的时候，好在澡塘里唱歌。不过，岛村没听见她唱过。

然而，一想到叶子也在这里，不知怎的，岛村觉得再叫驹子，就不免有所顾忌。驹子虽然对他表示爱恋，岛村自己却感到空虚，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场美丽的春梦而已。也恰好这样，他好像摸到光滑的肌肤一般，反而感受到驹子身上那股求生的活力。他既哀怜驹子，也哀怜自己。他觉得叶子仿佛有一双慧眼，无意之间能洞察这一切似的。岛村同时又为她所吸引。

岛村虽然不找，驹子也常常会不期而至。

有一次，岛村去溪谷深处看红叶，经过驹子家门前。她听见车声，断定准是岛村，便跑了出来。而他竟头都没有回。事后她曾责备岛村，是个薄情郎。驹子只要应召来旅馆，是不会不去岛村的房间的。去洗澡时，也会顺便来一趟。如果有宴会，便提早一个钟点，在岛村这里一直玩到女佣人来催她才离开。陪酒时，也时常偷偷溜出来，在他那里对镜匀脸。



“去做活了，要赚钱嘛。走啦，赚钱，赚钱！”说着站起来走了。

装琴拨的口袋呀，和服的外褂呀，以及她带来的不论什么东西，总爱留在岛村房里，接着再走。

“昨晚回去没有开水，就在厨房里唏哩哗啦，把早晨吃剩的酱汤浇在饭上，就着咸梅子吃的。凉极了。今天早晨也没人叫我。醒来一看，已经十点半了。本来想七点钟起来，最后没起来。”

她把这类琐事，以及从哪家旅馆到哪家旅馆陪酒，酒宴上的情形，都一一说给岛村听。

“过会儿再来。”喝完水站起来后，却又说，“或许不来了。30位客人，我们才三个，忙得脱不开身呀。”

可是，过一会儿又来了。

“真受不了。对方有30个人，我们才三个人。而且，老的老，小的小，就苦了我。这帮客人，非常小气。准是什么旅行团的。30个人，至少也该叫6个人才行。回头喝它一通，把他们吓一吓再来。”

每天都是这种情景，这样下去怎么了局。驹子似乎也在极力掩饰自己这种无所依托的情怀，可是，她那说不出的孤独感，反倒给她平添无限的风情，越加艳丽。

“走廊走起来要出声音，真难为情。哪怕脚步放得再轻也听得见。走过厨房时，他们常拿我打趣，说：‘驹姑娘，是去茶花厅吧？’我万万没想到会变得这么思前想后。”

“小地方就是多事。”

“现在人家全知道了。”

“那很糟糕。”

“可不是！要是名声稍有不好，在这种小地方就算完了。”随即仰脸微笑着又说：“算了，去它的。我们这种人，到哪儿也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混碗饭吃。”

这种坦率的老实话，使得仰承先人遗产而饱食终日的岛村，大为意外。

“可不是，在哪儿还不是一样混饭吃，有什么好想不开的！”

她虽然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岛村仍能听到女人的心声。

“得了，甭去想了。能够真心去爱一个人的，只有女人才做得到。”驹子微微红着脸，把头垂下。

后衣领敞了开来，露出雪白的肩背，像把展开的扇面。丰盈的肌肉，搽着厚厚的白粉，不知为什么，有点可怜兮兮的，看着既像毛织品，好似不是人类。

“也是因为如今这世道……”岛村嗫嚅道，忽而意识到语意的空洞，不由得打了个冷噤。

但驹子反而纯纯地说：

“什么世道还不都一样嘛！”

抬起头来，呆呆地又说了一句：

“你这还不知道？”

贴在背上的红衬衣遮住看不见了。

岛村现在正在翻译瓦莱里、阿兰以及俄国舞全盛时期法国文人的舞蹈论。打算自费出版少量豪华版。说来这种书对今天的日本舞蹈界未必有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拿自己的工作来嘲弄自己，恐怕也算是一种自得其乐吧。以主他值得可怜的梦幻般的世界，也许正是从那里幻化出来的。尤其他无须这么急着出来旅行。

他仔细观察了昆虫惨死的情景。

秋天愈来愈冷，他房里的席子上，每天都有死掉的虫子。硬翅膀的虫子，一翻转来，便再也爬不起来了。而蜂，却是跌跌爬爬，爬爬跌跌的。似乎是随着季节的推移，而自然地死去，死得

静谧安宁。其实走近一看，脚和触须还在抽搐、挣扎。区区小虫的死所，竟有 8 张席之大，看起来绰绰有余。

岛村用手去捏起来扔掉，有时会突然想起留在家里的几个孩子。

有的蛾子，一直停在纱窗上不动，实际上早已死了，像枯叶似地飘落下来。有的是从墙上掉下来的。岛村捡起来一看，心想，为什么长得这样美呢？

防虫的纱窗已经卸掉，虫声平息了。

县境上的群山，红得越发浓重，夕照之下，宛如冰冷的矿石，发出黯然的光彩。旅馆里挤满观赏红叶的游客。

“今儿个大约来不成了。本地人要举行宴会。”那天晚上驹子到岛村房里来时说。不久从大厅里传来鼓声，夹带着女人的尖声高叫。正闹成一片时，出乎意外地近旁响起一个清亮的嗓音；

“有人吗？有人没有？”是叶子在叫。

“这是驹姐姐叫我送来的。”

叶子站着，如邮差般伸过双手，随即又慌忙一跪。岛村解开打着结的便条时，叶子已经走掉了。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此刻正在喝酒，闹得挺开心。”字是写在手纸上的，歪七扭八的。

然而，不出 10 分钟，驹子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

“方才那丫头送什么东西来没有？”

“来过了。”

“是么？”一只眼瞟因高兴而眯起。

“啊，真痛快。我推说去叫酒，便偷偷溜了出来。给账房先生看见了，还挨了骂。酒真好。挨骂也罢，脚步声也罢，什么都不在乎。噯呀，糟糕，一来这儿，忽然醉起来啦。我还得做生意去。”

“你连手指尖都红得很好看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啦，做生意去。那丫头说什么没有？她可会拈酸吃醋呐，你知道不？”

“谁呀？”

“会给宰了的。”

“她也在帮忙么？”

“端着酒壶，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上瞧着，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你就喜欢那种眼神，是吧？”

“她准是一边看，心里一边想，实在无耻。”

“所以呀，我才写了条子叫她送来。好渴，给我点水吧。谁下流？要没把女人骗到手，那可难说。我喝多了吗？”说着扑向镜台，抓住镜台的两角，对着镜子照了照，随即直起身子理好下摆，便出去了。

不久，宴会似乎散了，忽然沉静下来，远远传来碗盏磕碰的声音。以为驹子被客人带到别的旅馆，去陪第二次酒时，不料叶子又拿着驹子打了结的字条来了。

“山风馆饭局已作罢，将去梅厅，回家时前来，晚安。”

岛村有些发窘，苦笑着说：

“谢谢你。是来帮忙的么？”

“嗯。”叶子点头时，美丽的目光锐利地瞥了岛村一眼。岛村不免狼狈些。

以前见的那几次，都曾留下令人感动的印象，而她现在这样若无其事地坐在面前，岛村竟莫名其妙地有些局促起来。她那过于严肃的举止，总像有什么不寻常的事似的。

“似乎忙极了吧？”

“嗯。不过，我什么都做不来。”

“我倒是见过你好几次呢。头一次在回来的火车上，你照顾那个病人，还把你弟弟托付给站长，你还记得吗？”

“记得。”

“听说你睡觉前爱在澡塘里唱歌？”

“啊哟，真不像话，实在难为情。”那声音美得惊人。

“你的事，我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是么？是听驹姐姐说的吧？”

“她倒没说什么。以至于不大愿意提你的事呢。”

“是么？”叶子悄悄扭过脸去说，“驹姐姐人很好，就是太可怜了，请你好好待她吧。”

说得很快，说到后来，颤抖着声音。

“可是，我也无能为力啊。”

叶子好像浑身都在发颤。一脸光彩逼人。岛村忙将目光避开，笑着说：

“也许我该早些回东京的好。”

“我也打算到东京去呐。”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行。”

“那么，回去时带你一起走吧？”

“好的，就请你带我一起走吧。”像似随便说说，但声音却透着真挚，岛村惊讶无比。

“只要你家里人肯答应。”

“我家里，只有一个在铁路上做事的弟弟。我自己做主就行了。”

“东京有什么熟人么？”

“没有。”

“和她商量吗？”

“你是说驹姐姐吗？她可恨，我才不告诉她呢。”

说着说着，情绪有所缓和，抬起有点湿润的眼睛，看着岛村。在叶子身上，岛村感到有种奇怪的魅力。但不知怎的，对驹子的恋情反倒更加炽烈起来。同一个身世不明的姑娘，像私奔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回去，他觉得这做法虽然有些过分，但对驹子却是一种悔罪的表示，或者说也是一种惩罚。

“你同一个男人走，不怕吗？”

“怕什么呢？”

“你最好拿定主意，在东京什么地方落脚，想要做什么，否则岂不太冒险吗？”

“一个女孩子家总会有办法的。”叶子把尾音往上一挑，听来很悦耳。她盯着岛村说：

“你不能雇我做女佣人么？”

“什么话，做女佣人。”

“说真的，我也不愿意当女佣人。”

“以前你在东京是做什么的？”

“看护。”

“在医院里还是在学校里？”

“都不是，只不过我想当就是了。”

岛村又想起火车上叶子照顾师傅儿子的情景，神情那么专注，正足以表现她的志向，不由得微笑了。

“那么这次也想去当看护了？”

“不再想当下去。”

“那么没长性可不行。”

“啊哟，话不是这么说，我不喜欢嘛。”叶子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

她的笑声也响亮清脆得近乎悲凉，听着丝毫不显得痴憨。在岛村的心弦上，陡然地叩击了几下便消逝了。

“什么事那么好笑？”

“其实，我只看护过一个病人。”

“唔？”

“并且，再也做不到了。”

“原来这样。”岛村出其不意又挨了这么一句，便轻轻地说：“听说你每天都到荞麦田下面的坟上去，是吗？”

“嗯。”

“你以为这一生就不再看护别的病人，也上不了另人的坟吗？”

“不啦。”

“那你怎么舍得抛下那座坟，跑到东京去呢？”

“啊呀，对不起。我们一起去吧。”

“驹子说，你最会吃醋哩。那个人不是驹子的未婚夫么？”

“行男么？瞎说，没有的事。”

“你说驹子可恨，为什么呢？”

“驹姐姐么？”她像当面叫人似的，眼光忽闪忽闪地盯住岛村说：“请你好好待驹子姐姐吧。”

“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叶子的眼角里涌出了泪水，一面捏着掉在席上的小飞蛾，一面啜泣着说：

“驹姐姐说，我会发疯的。”说完，霍地跑出屋去。

岛村感到一缕寒意。

他把窗子打开，想把叶子捏死的蛾子扔出去，却看见驹子喝醉酒，正欠起身子，逼着客人猜拳。天空阴沉沉的。岛村洗澡去了。

叶子领着旅馆的孩子，到隔壁的女浴池里。

让孩子脱衣服，给他擦澡，说话那么温柔，声音那么甜美，俨然一个天真烂漫的小母亲，听来很惬意。

接着她又用那声音唱起歌来。

来到房后睇一瞧，

梨树有三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杉树有三株，  
三三一共有六株。  
下做乌鸦巢，  
上筑麻雀窝，  
蟋蟀在林中，  
为啥唧唧叫不休。  
阿杉去扫墓，  
扫的哪个墓，  
扫的朋友墓，  
一处一处又一处……

叶子孩子气地急口唱起这首拍球唱的儿歌，曲调轻快、活泼。使岛村觉得，刚刚和叶子在一起就象一场梦幻。

叶子不停地跟孩子说话，直到走出澡塘，她的声音还像笛韵一样，余音袅袅。门口黑亮、地板陈旧，一旁摆着一只桐木三弦琴盒，在这秋夜的静谧中，也足以牵系岛村的情思。他走近去看是哪个艺妓的，正巧驹子从洗碗盖的那边走了过来。

“看什么呢？”

“这个也在这里过夜么？”

“谁？哦，这个呀？多傻呀，你这人。这东西哪能随身带着各处走呢。时而会放许多天。”她笑着刚说完，便痛苦地喘着粗气，闭起眼睛，松开衣摆，踉踉跄跄地靠在岛村身上。

“好么？送送我吧。”

“何必回去呢？”

“不，不，我得回去。本地人的饭局，别人全跟着去侍候第二局，只留下我一个有。这里有饭局倒还好说。等会她们回家约我去洗澡，我若不在，就太说不过去了。”

人已醉得不象话，驹子居然还能挺住身子走下陡坡。

“是你把那丫头弄哭的吧？”



“这么一说，她倒真有些疯疯癫癫的呢。”

“把人家看成那样，依然其乐无穷，是不？”

“那不是你说的吗”说她会疯掉。大概想起你的话才气哭了的。”

“那就算了。”

“可是还不到十分钟，便在澡塘里美滋滋地唱了起来。”

“在澡堂里唱歌，是她的怪癖。”

“她还一本正经求我，叫我好好待你来着。”

“多蠢呐。不过，这种话用不着你来跟我吹嘘。”

“吹嘘？不知为什么，很奇怪，一提起那姑娘，你就闹别扭。”

“你要得到她吗？”

“你这人，怎么说出这种话！”

“不是跟你开玩笑。看见那丫头，总觉得日后会成为我的一大包袱。不知怎的，我老有这种感觉。事情搁在你身上也是一样，假定你喜欢她，就好好观察观察看，你准会也这么认为的。”

驹子把手搭在岛村肩上，依在他身上，忽而又摇摇头说：

“不。要是有你这样的人照顾她，也许还不至于疯。你替我背这包袱吧，好么？”

“别胡说了。”

“你以为我是撒酒疯说醉话么？我想过那丫头要能在你身边，有你疼她，我索性就在这山里放浪下去。真痛快呀。”

“喂！”

“放开我！”说着一脱身跑开，一下子撞在了挡雨板上，已经到了她的住处。

“他们以为你不回来了。”

“嗯。我能开。”

从底下连提带拉，门吱吱扭扭的打开。驹子低声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坐坐再走吧？”

“太晚了。”

“他们全睡了。”

岛村终究有些游移。

“我把你送回去。”

“不必了。”

“不行。我现在的房间你还没看过呐。”

进门之后，眼前便横七竖八睡了一家人。盖的棉被是这一带做雪裤用的布料，已经褪了色，硬板板的。昏黄的灯光下，主人夫妇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还有五六个孩子，脸朝哪面睡的都有，贫寒之中自有一种强劲的生命力。

房里一股热烘烘的鼻息，逼得岛村不由得想退出门去，可是驹子已把后门咣啷一声关上了，也不顾脚下出声，踩着木板过来，岛村蹑手蹑脚走过小孩子的枕头边。一种奇异的快感，使他胸中发颤。

“你等在这儿一下，我先上去开灯。”

“不用了。”岛村摸黑走上楼梯。回头一看，顺着一张张朴实的睡脸望过去，那边是卖点心糖食的铺面。

楼上有四间屋子，农家摆设，铺着旧席子。

“我一个人住，大是够大的了。”驹子说。她把所有的纸门都敞开，旧家具什么的，全堆在另一间屋里。熏黑的纸门里面，铺着驹子的小铺盖。墙上挂着陪酒穿的衣服，简直像一座狐仙的洞府。

驹子一个人坐在铺盖上，把仅有的一个座垫让给了岛村。

“哟，好红！”照着镜子说，“竟然成这副样子？”

说完便在衣橱上摸索了一阵。

“拿着，日记。”

“这么多。”

从衣橱旁又拿来一个花纸糊的小盒，里面装满了各种牌子的香烟。

“是客人给的，我就笼在袖子里或掖在腰带里带回来。虽然皱成这样子，却一点不脏。差不多的牌子都有了。”说着在岛村面前拄着一只胳膊，翻弄着盒里的香烟。

“喂呀，没有火柴。我把烟戒了，便用不着了。”

“算了。你还做针线？”

“嗯。客人多是赏红叶，就忙得没工夫做。”驹子回身把衣橱前面的活计收到一旁。

那只直木纹的漂亮衣橱和豪华的朱漆针线盒，大概是驹子在东京那段生活的纪念品，仍旧同放在师傅家那间纸箱似的顶楼里一样，眼前摆在这荒凉的二楼上，顿显得颜色黯然。

电灯上吊着一根细绳，一直垂到枕边。

“看完书想睡时，一拉这根绳，灯就灭了。”驹子摆弄着灯绳，俨然像个家庭主妇，规规矩矩坐在那里，带着一点娇羞。

“你倒像待嫁的狐仙呢。”

“可不是。”

“真要在这一屋里住四年么？”

“已经半年过去了，实际上快得很。”

楼下的鼻息声隐约可闻，一时找不出话来，岛村便匆匆忙忙站了起来。

驹子一面关门，一面探头仰望夜空。

“要下雪了。红叶也快过时了。”说着也走到外面。

“这一带全是山，雪在红叶未落尽时就会飘下来。”

“那么，你休息吧。”

“我送送你，送到旅馆门口。”

但是，仍和岛村一起进了旅馆。

“明儿见。”说完便不知到哪去了。过了一会儿，端了满满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杯冷酒来，一进屋便兴冲冲地说：

“来，喝一杯。你喝呀。”

“旅馆的人都睡了，从什么地方找的？”

“嗯，我知道放在哪儿。”

看样子驹子从酒桶倒酒时，早已喝完，又露出方才的醉态，眯起眼睛，看着酒从杯口往外溢。

“不过，摸黑喝酒，没有味道。”

岛村接过那杯冷酒，一口便喝干了。

喝这点酒本不该醉，也许是方才在外面走受了凉，突然觉得恶心起来，酒力上了头。岛村自知脸色发青，便闭起眼睛躺了下去。驹子慌忙过来服侍，不久，贴着女人热烘烘的身体，岛村像孩子似地感到泰然。

驹子娇羞着，举止就像一个没生育过的少女，抱着别人的娃娃，抬头望着孩子的睡脸。

过了一会儿，岛村突然开口说：

“你是个好姑娘。”

“好什么？好在哪儿？”

“是个好姑娘嘛。”

“是么？你这人真讨厌。说些什么呀？振作一些吧。”驹子扭过脸去，一面摇着岛村，断断续续地埋怨他几句，便一声不响了少顷，她独自含笑道：

“这么着不好。我心里很难过，你还是回去吧。替换的衣服也没有了。每回上你这儿来，都想换一件陪酒穿的衣服，可是也再没的可换了，身上这件还是向朋友借的呢。我这人很坏，是不？”

岛村一时无语。

“我这种人，有什么好？”驹子声音有些哽咽，“初次见到你时，我曾想，这人多讨厌呐。哪有说话这么不礼貌的？那时真觉

得挺讨厌的。”

岛村微微点头。

“ 喂呀，这话我可一直没告诉你，你懂么？一个人让女人这么说他，岂不完了？”

“ 我不在乎。”

“ 真的？” 驹子仿佛在回顾自己的过去，半晌默然。她把女性生命的温暖传给了岛村。

“ 你是个好女人。”

“ 怎么好法？”

“ 就是好女人嘛。”

“ 你真的奇怪。” 害羞似地缩起肩膀，把脸藏了起来。蓦地不知想起什么，支起一只胳膊，抬起头问：

“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什么意思？”

岛村一愕，望着驹子。

“ 告诉我呀。因为如此，才老往这儿跑的么？你是笑话我，对吧？你到底还是笑我了。”

驹子面孔胀得通红，瞪着责问的眼睛。愤激得肩膀也直哆嗦。铁青着脸，扑簌簌地掉下泪来。

“ 真窝心！啊，太窝心了！” 一下子爬出了被窝，背对岛村坐着。

岛村这才明白驹子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心里一怔，可仍是闭着眼睛不做声。

“ 多令人难过呀。”

驹子一个人喃喃自语的，身子缩成一团，趴在席子上。

大概是哭够了，拿银簪噗哧哧在席子上扎了半天，突然站起来，走出房间。

岛村无法去追她。听驹子这么一说，心里十分内疚。

可是，驹子旋即又轻手轻脚地走回来，在纸拉门外娇声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

“暖，洗澡去吗？”

“唔。”

“别介意呀。我又想通了。”

躲在走廊上，站着不肯进来，岛村便拿了毛巾出去。驹子怕碰见他的目光，略微低着头走在前面。就像一个犯了案的罪人，给逮走的样子。洗过澡，身体暖和了之后，人又嘻嘻哈哈起来，看着叫人怪心疼的，她哪还能睡得着。

第二天清早，岛村给唱谣曲的吵醒了。

无语了一阵儿。驹子从梳妆台前回过头来，嫣然一笑，说道：

“是梅花厅的客人。昨晚宴会后不是叫我去了么？”

“是谣曲会的团体旅行吧？”

“嗯。”

“下雪了吗？”

“可不。”驹子站起来，哗啦一声拉开纸窗。

“红叶已快落尽。”

窗外是一角灰暗的天空，鹅毛大雪飞飞扬扬，飘洒进来。四周简直静得出奇。岛村睡意未消，茫然望着窗外。

唱谣曲的人又把鼓敲响。

岛村想起去年年底，那面映着晨雪的镜子，便向梳妆台望去。镜中那冰冷的雪花，显得分外大。驹子敞开衣领在擦脖子，四周闪过一道道白光。

驹子的肌肤，白净得像刚洗过一样。想不到她这人，竟会因岛村说的一句话，造成那样的误会。于此也可看出她内心难以抑遏的悲哀。

远山的红叶，颜色日渐黯淡，因为这场初雪，竟又变得光鲜而富有生气。

杉林覆盖着一层薄雪，一棵棵立在雪地上格外分明，峭楞楞地指向天空。

雪中绩麻，雪中纺织，雪水漂洗，雪上晾晒。从绩麻到织布，都在雪中完成。所以古书上写道：有雪才有织布，雪为织布之母。

在漫长的雪季，织这种麻织是农妇村姑的手工艺。岛村在估衣铺里搜求过这种雪国产的麻织，用来做夏服穿。由于跳舞的原因，他认识经营古典戏装的旧货店，甚至托他们，但凡有什么货色好的，便留给他看看。他对这种麻织极喜欢，有时也做成贴身的单衣。

据说，从前每逢拆下挡雪帘子，到了冰雪解冻的春天，便是麻织上市的季节。收购麻织的商贾，从东京、大阪和京都远道而来，甚至有固定的常住旅店。姑娘们辛苦半年，精心织的麻织，也为了赶这个一年中的头一个集市。远村近郭的男男女女都云集到此，耍把戏的，卖东西的，无数的摊头排列，就跟城里庙会一般热闹。织布上拴着纸签，写着织布人的姓名、住处，按着布的成色定为一等、二等。这也成了挑选媳妇的标准。从小学算起，若非十五六至二十四五的年轻姑娘来织，是绝对织不出好织布来的。年纪一大，织出来的织布就缺少光泽。姑娘们要想成为数一数二的织布能手，势必得下番苦功，磨练自己的手艺不可。每年旧历十月开始绩麻，到第二年二月中晾完。隆冬雪天，再无别的事，才能专心致志于这门手艺。产品中，自是凝聚了织女的一番心血。

岛村穿的麻织中，没准会有明治初年，甚至更早的江户末年的姑娘织的料子呢。

直到现在，岛村还把自己的麻织拿出去“晾雪”。把不知从前是什么人穿过的旧衣服，每年送到产地去晾，真的是件不好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事，但是想到姑娘们当年在大雪天里，那么兢兢业业，便不由得想要送到织女所在地去好好晾晾。白麻，晾在深厚的雪地上，映着朝阳，染上一层红色，浑然分不出是雪，还是布。每当想起这一情景，夏天的污秽便好像已涤荡无遗，自己的身体也像晾晒过，觉得那么舒适。不过，晾晒之类都由东京的估衣店代办，至于古代晾法，究竟有没有传下来，岛村便不得而知了。

不过，晾麻店是自古就有的。织女很少自织自晾的，大抵都送到晾麻店去。白绉布是先织后晾，而带色的，则在纺成麻纱之后，便先期晾在绷架上。白绉布是直接铺在雪地上晾，从旧历正月晾到二月。所以，据说有时就把盖着积雪的田地当成晾麻场。

无论是布还是纱，必须都要浸在灰水里一整夜，第二天早晨用清水漂过几次，绞干再晾。如是者，反复几天。待到白绉晾晒接近完工时，遇到一轮朝日照在上面，红彤彤的景色，蔚为壮观，无可形容。难怪古人在书上写道：希望南国庶众，也能一饱眼福。而晾事一了，便预示着雪国之春即将来临。

绉布的产地离这个温泉村很近。在山峡渐阔，河川下游的平原上，从岛村的房间似也隐约可见。从前有绉布市集的村镇，现在都修了火车站，成了有名的机织工业区了。

但是，无论穿麻绉的盛夏，抑或织麻绉的寒冬，岛村都没有来过这个温泉村，所以也就无从和驹子提起麻绉的事。并且，他也不是专门探求古代民间工艺遗迹的那种人。

然而，在澡塘里听见叶子的歌声，岛村忽然想到，倘如这姑娘生在古时，在纺车和织机旁准是也这么唱歌的。叶子的歌声，富于那种古朴的情调。

麻纱比毛发还细。假如不借助天然冰雪来回潮一下，便更难处理，据说在阴冷季节最为合适。古人说，数九寒天织的布，三伏天穿着最为凉爽，这乃是阴阳和合，自然之道。即便是缠着岛村不放的驹子，身上似乎也有着某种凉意。因此，她热情奔放之



时，岛村便格外怜惜。

但是，如此的爱，远不如一匹麻绉那么实在，麻绉还能以确切的形式保存下来。在工艺品中，穿着用的布匹寿命最短，但只要保存得好，即便是五十年前的麻绉，都不褪色，仍旧可穿。然而，人的情爱竟不及麻绉来得持久。岛村茫茫然想到此处，脑海里蓦地出现驹子日后给人生儿育女，做了母亲的模样。他倏然惊觉，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心里想，可能是太累了。

他这次逗留这么久，好像把妻儿家小都给忘记了。倒也不是因为难舍难分，只是盼望驹子时时前来相会，已经成了习惯。驹子越是这样苦苦追求，岛村越是责备自己，难道自己已经心如死灰了么？也就是说，明知自己寂寞，却又不思摆脱。驹子闯入自己的心灵，岛村觉得很不可思议。她的一切，岛村可以理解，而岛村的一切，驹子似乎毫无所知。驹子撞上一堵虚无的墙壁，那回声，在岛村听来，如同雪花纷纷落在自己的心坎上。岛村毕竟不可能由着自己的性儿，永远这样下去。

他觉得，此次回家，怕是一时不会再到这温泉村来了。雪季将临，已经笼上了火盆，岛村靠在火盆边上。方才旅馆老板特地送一只京都产的古色古香的铁壶。壶上镶着嵌银的花鸟图案，非常精美。这时壶水发出柔和的声音，有如松涛细响一般。声音分成远近二重，那远的，在松涛之外，仿佛另有只小铃铛，隐隐约约响个不停。岛村把耳朵贴近水壶去谛听那铃声。忽然看见驹子的一双小脚，迈着如铃声一般细碎的步骤，从那铃声悠扬的远方走来。岛村一惊之下，决意非尽快离开这里不可了。

于是，岛村便想到麻绉产地去看看，而且想借此，离开这温泉村。

河的下游有好几处村镇，岛村不知该去哪儿好。他不想去看现在已经发展成机织工业的大镇，宁愿在一个冷清的小站下车。走了片刻，便到了一条像似从前的客栈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家家的屋檐都伸出一大块，支撑檐头的柱子，沿着路旁竖了一长排。类似江户城里的骑楼底。而这里自古叫“雁木”，雪深时便成了人行道。路的一侧，房屋鳞次栉比，上面的屋檐彼此相连。

因为屋檐家家相连，顶上的积雪只能扫到路中间，否则无处可堆。路上已经形成一条雪堤。所以，实际上是把雪从屋顶上扫到路中间的雪堤上。要过马路，须打通雪堤，开出许多洞才行。当地叫作“胎里钻”。

虽然同是雪国，但驹子所在的温泉村，屋檐并不相连，所以岛村到了这个镇上，才头一次见到“雁木”。他稀奇得不得了，在那下面走了一遭。古老的屋檐，把下面遮得很暗。倾圮的柱脚已快朽烂。他觉得好像在窥探这世代代理在雪中阴森忧郁的人家似的。

织女们在雪下苦心孤诣从事手工劳作的生涯，绝不像她们织出的麻绉那么清爽明丽。这个十分古老的村镇所给他的印象，足以使他这么认为。记载有关麻绉的古书里，曾引用中国唐朝秦韬玉的诗，而当时之所以无人肯雇织女织布，据说是因为织一匹麻绉，既费工又费钱，得不偿失。

这样辛劳的织女，没留个名字便早已死去，只有美丽的麻绉留存下来。夏天穿着感觉凉爽，于是便成为岛村这类人的奢侈衣物了。这本来是毫不足怪的事，岛村忽然觉得不能理解。那一往情深的爱的追求，总有一天，难道竟会变成对所爱的人的鞭笞么？岛村从雁木下走到马路上。

这条街又直又长。当年街上客栈云集。大概一直通到温泉村，是条由来已久的街道。木屋顶，上面压着板条和石块，同温泉村毫无二致。

屋檐下的柱子，投下一抹淡淡的影子。不知不觉间已近黄昏了。

看无可看了，岛村便又乘上火车，到了另一个村镇。样子和前一个镇子差不多。他随便闲逛了一会儿，吃了一碗面，好压压寒气。

面馆在河边附近，想必这条河也是从温泉村流过来的。三三两两的尼姑，先后从桥上走过。都穿着草鞋，有的身背圆斗笠，好像是托钵归来的样子，给人以乌鸦急急还巢的感觉。

“走过去的尼姑似乎不少哩？”岛村问面馆儿的女人。

“敢情，山里有座尼姑庵。过几天一下雪，再下山，就难了。”

暮色渐浓，桥那边的山显得白濛濛的。

这一带，每逢寒风吹落树叶，便连日阴天，冷嗖嗖的。这是下雪的兆头。远近的高山白濛濛一片，这叫作“山戴帽”。近海的地方，会有海啸；山深之处，则有山鸣，远远的如同雷声。这便是“地打雷”。但凡看见“山戴帽”或听见“地打雷”，便可知大雪将临。岛村想起古书上是怎么写的。

岛村早晨躺在床上，听赏红叶的游客唱谣曲的那天，下了头场雪。今年难道已经海啸、山鸣过了么？岛村独自一人羁旅在温泉村，不时地与驹子相会，很奇怪，耳朵好像变得很灵敏，单单是那么想一下海啸、山鸣，耳内便仿佛已隐隐响起一阵轰鸣。

“这往后，尼姑她们过冬该闭门不出了吧？人数多少呢？”

“嗯，恐怕不少呢。”

“净是些尼姑在一起，大雪封山的这几个月，都做些什么呢？从前这里出产的那种麻绉，要是庵里能织织倒不错。”

好事的岛村说的这番话，面馆的女人听了只是淡淡一笑。

回去时，岛村在车站上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的火车。惨澹的夕阳已经西沉，寒气愈发袭人了，仿佛连星光也冷得格外璀璨。脚上冻得冰凉。

岛村毫无目的地跑了一趟，又回到了温泉村。车子开过平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到了杉林旁的时候，眼前一份人家灯火明亮，岛村轻吁一口气，那是菊村小饭馆，三四个艺妓正站在门口聊天。

岛村还没来得及想，驹子也许会在哪里时，一眼便看见了她。

车速突然慢了下来。恐怕司机对岛村和驹子的关系已知有所，所以无意中开得很慢。

岛村蓦地回头，望向后面，正好背着驹子的方向。自己乘的这辆汽车，在雪上分明留下两行车辙，想不到在星光下竟能看得老远。

车子到了驹子面前，好像一眨眼的工夫，驹子猛地跳上汽车。汽车没有停，照旧慢吞吞地爬上山坡。驹子的身子缩在车门外外的踏板上，紧抓门把手。

那势头像是跳上来就给吸在上面似的。岛村感觉上恍如有个温暖的东西轻轻挨了过来，丝毫不觉得驹子的举动有什么不自然或危险之处。驹子像要抱住车窗，举起一只胳膊，袖子向下滑去，长衬衣的颜色，隔着厚厚的玻璃，映入岛村冻僵的眼帘。

驹子将前额贴在玻璃窗上，高声喊着：

“你到哪儿去啦？告诉我，到哪儿去啦？”

“多危险呀？不要胡来！”岛村也大声答道，这样闹着玩也不无甜情蜜意。

驹子打开车门，侧着身子钻了进来。此时车刚停稳，已经开到山脚下了。

“告诉我，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

“嗯，没去哪儿。”

“哪儿？”

“没到哪里去。”

驹子用手理了一下衣摆，举止间艺妓的风情十足，岛村看着忽然觉得很稀奇。

司机坐着不动弹。岛村发觉车子停在路的尽头，这么坐在车里，觉得很可笑，便说：“下车吧。”

驹子把手放在岛村搁在膝盖上的手上说：

“哟，好凉！这么凉！为什么不带我去呢？”

“是啊。”

“什么呀？你真是个怪人。”驹子高兴地笑着，登上陡峭的石级小路。

“我看见你走的。似乎是两点，要么就是还没到三点。”

“嗯。”

“听见汽车声，我就跑出来了，跑到门口看你来着。你没回头往后看吧？”

“是么？”

“没看。你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呢？”

岛村愣了一下。

“你不知道我在送你么？”

“不知道。”

“瞧你这人！”驹子依旧高兴地抿嘴笑着，把肩膀靠了过来。

“怎么不带我去呢？越来越冷淡了，真可气。”

警钟忽然响起。

两人回头一看，喊道：

“失火了，失火了！”

“是失火了。”

火焰从下面的村中升起。

驹子叫了两三声，把岛村的手抓住。

黑烟滚滚，火舌若隐若现。火势向四面蔓延开来，舐着房檐。

“是哪儿？是不是你原先住过的师傅家附近。”

“不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是什么地方？”

“还要过去些，靠近火车站。”

火焰穿出屋顶，冲向天空。

“噯呀，是茧仓。是茧仓呀，噯呀，噯呀，茧仓烧起来啦。”

驹子不住地喊着，把脸颊靠在岛村身上。

“茧仓，是茧仓。”

火势越来越猛，但从高处望去，辽阔的星空下，一片寂静，火灾如同儿戏一般。然而，又好似听见烈焰熊熊的声音，有些凄厉可怖。岛村搂着驹子。

“没什么好怕的。”

“不，不，不！”驹子摇着头哭起来了。脸庞在岛村手里显得比平时还小。绷紧的太阳穴颤个不停。

看见失火就哭了起来，但她为什么哭呢？岛村也不去多想，只是搂着她。

驹子忽然停止哭泣，抬起脸说：

“呀，对了。茧仓里今儿晚上放电影。里面挤满了人。你看……”

“那可不得了。”

“准有人受伤，会有很多人被烧死的！”

听见上面人声嘈杂，两人急忙跑上石阶。抬头望去，高处旅馆的二三楼，差不多的房间都开着纸拉门，人都跑到亮堂堂的廊下看火烧。院子的一边，种了一排菊花，叶子早已凋残，也不知是旅馆的灯火，抑或是天上的星光，照得花叶轮廓分明，使人突然以为是火光照亮的。菊花的后面也站着人。有三、四个茶房等人，从他俩头的上方连跑带颠地下来，驹子大声问：

“喂，是茧仓么？”

“是茧仓。”

“有人受伤么？有没有人受伤？”

“正在往外救呢。是影片拷贝忽地一下着了火，烧得很快。刚在电话里听说的。你看！”茶房迎面一边说，一边扬起胳膊一指，跑了下去。

“听说正把孩子一个个从楼上往下扔呢。”

“暖呀呀，那可怎么办？”驹子好像追着茶房，走下石阶。后下来的人，都赶过她，朝前跑去。驹子随着跑了起来。岛村也跟着追去。

石阶下面，因为有房屋遮挡，只看见火苗。这时，火警又震天价响，使人愈发惶惶不安地奔跑起来。

“雪都冻上了，小心点，滑着呢。”驹子回头冲着岛村说，趁势收住了脚步。

“噢，对了，你算了吧，甭去了。因为我惦记村里的人。”

经她一说，倒也对，岛村不由得松了劲儿，一看脚下正是路轨，已经到了平交道了。

“银河，美极了！”

驹子喃喃自语，望着天空，又跑了起来。

啊，银河！岛村举头望去，猛然间仿佛自己飘然飞入银河中去。银河好像近在咫尺，明亮得似能将岛村轻轻托起。漫游中的诗人芭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所看到的银河，岂非也如此之瑰丽，如此之辽阔么？光洁的银河，似乎要以她赤裸的身躯，把黑夜中的大地卷裹进去，低垂到几乎伸手可及的地步。真是明艳已极。岛村甚至以为自己渺小的身影，会从地上倒映入银河。是那样澄明清澈，不仅里面的点点繁星一一可辨，就连天光云影间的斑斑银屑，也粒粒分明。但是，银河却深不见底，把人的视线也吸了进去。

“喂——，喂——”岛村喊着驹子。

“暖，——，快来呀——”

驹子向银河低垂处，暗黑的山那边跑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像提着下摆，随着手臂来回摆动，红衬衣的底襟便忽长忽短地时时露出来。从那星光皎洁的雪地上，能看出红红的颜色。

岛村拼命追上去。

驹子放慢脚步，下摆松开，拉着岛村的手说：

“你也去么？”

“去。”

“你真好事。”她提起拖在雪地上的下摆。

“人家要笑我的，你回去吧。”

“好吧，就到前面。”

“那可不好，去火场还带着你，叫村里人看着，成什么样子。”

岛村点点头站住了，可驹子仍轻轻抓着岛村的袖子，慢慢地又走起来。

“在什么地方等我一下吧。我立刻赶回来。哪儿好呢？”

“哪儿都行。”

“好吧，再过去一些。”驹子瞅着岛村的面孔，忽然摇摇头说：

“真讨厌。”

驹子的身子猛地撞了过来，岛村踉跄了一下。路旁的薄雪上，露出一排排大葱。

“太可恨啦。”驹子急急地找碴儿说，“你曾说，我是个好女人，是吧？你走都要走了，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你倒是说呀！”

岛村想起驹子那时用簪子哧哧地扎着席子。

“当时我哭了，回去以后，重新又落泪了。我真怕和你分手，不过，你还是快些走吧。给你说哭了，这事我可忘不了。”

一句话，引起了误会，驹子竟会刻骨铭心，岛村回味之下，不免因惜别伤离在即，而心痛如绞。突然火场上人声鼎沸。新冒出来的火舌喷出了很多火星。



“ 噯呀，火又大起来了。火苗窜出那么高。”

两人这才得救似地松了口气，又跑了起来。

驹子跑得很快，木屐如飞，掠过冰冻的雪地。手臂与其说是前后摆动，还不如说是在两旁舒展着，上身憋足了劲。岛村心想，原来她身材竟这么小巧。岛村体格略胖，一面看着驹子的背影一面跑，很快便感到吃力了。驹子一下子喘不过气来，跌跌撞撞地倒向岛村。

“ 眼睛冻得都要淌眼泪啦。”

脸颊发热，眼睛却是冰冷的。岛村的眼睑也湿润了。眨了眨，顿时银河满目。岛村极力忍住，不让泪花儿流下。

“ 天天晚上银河都是这样的么？”

“ 银河？真美呀！不会夜夜都如此吧？好晴的天呀。”

银河的光从两人跑来的身后，流泻到他们前面，驹子的面庞好似映在银河里。

可是，纤细而笔挺的鼻子，轮廓模糊，小巧的双唇，也失去了色泽。岛村不能相信，那横贯长空的光层，竟会这样幽黯。星光似比薄明的月亮更加淡薄，银河却比任何满月的夜空还要明亮。大地朦朦胧胧，阒无人影，驹子的脸像个旧面具似地浮现起来，散发出女性的芬芳，真是不可思议。

仰望长空，银河好似要拥抱大地，降落下来。

银河犹如一大片极光，倾泻在岛村身上，使他感到仿佛站在地角天涯一般。虽然冷幽已极，竟是如此明丽惊人。

“ 你走了，我要正正经经地过日子了。”驹子说着又走起来，拿手拢了拢蓬松的发髻。走五六步，朝回转头。

“ 怎么啦？你真是的。”

岛村依然一动不动。

“ 嗯？那就等我一下吧。待会儿一起去你房间吧。”

驹子招了招左手，便跑开了。她的背影，好像给吸进黑黝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山底。银河在峰峦起伏的尽头，把她的裙展开，反过来，似乎又在那里向天空灿穿四射。山容益发显得黑沉沉的。

岛村开始走了起来，不久，街道的房子便遮住了驹子的身影。

传来一阵“嗨哟！嗨哟！嗨哟！”的吆喝声，看见有人拖着抽水机从街上过去。好像接连不断跑过很多人。岛村也赶忙走到大街上。两人来的小路，通到大街，正成一个丁字形。

又过来一台抽水机。岛村让开路，跟在后面跑着。

是台用手压的老式木头抽水机。除了一队人拖着长长的绳索走在前面外，抽水机周围还围了一圈消防队员，抽水机却小得可怜。

驹子也闪在路旁，让抽水机先过去。看见岛村，便跟着一起跑。站在路边，给抽水机让路的人，像给抽水机吸引过去似的，都跟在后面跑。如今他们两个，不过是随着人群跑向火场罢了。

“你也来啦？真是件好事。”

“嗯。这抽水机靠不住吧？还是明治维新前的哩。”

“可不，别摔着。”

“好滑。”

“是呀。以后，暴风雪整夜刮起时，你该来看一次。来不了吧？那时，山鸡啦，野兔啦，全逃到人家家里来。”驹子说得高兴起来，那声音杂在消防员的吆喝声和人们的脚步声里，显得又响亮又起劲。岛村也一身轻松起来。

听见火焰声了。眼前火势很猛。驹子抓着岛村的胳膊肘。街上又低又黑的屋顶，在火光的明灭中，时隐时现。水龙头的水流到脚下。岛村和驹子很自然地停住脚步站在人墙后。火烧的焦味混合着煮蚕茧的臭气。

人群里到处在高声议论，说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事。什么影片拷贝起的火啦，把看电影的孩子一个个从楼上扔下来啦，没有人

受伤啦，幸好村里现在没把蚕茧和大米放在里面啦，等等。可是，面对烈火，大家只有沉默的份儿，不管远近仿佛都失去了主宰，惟有这一片寂静笼罩着火场，好似人人都在倾听着火声和抽水机声。

村里不时有人姗姗来迟，四外喊着亲人的名字。听到有人答应，便高兴得互相叫起来，只有这些声音，才是生气勃勃的。火警的钟声已经停住不响了。

岛村怕引人注目，便悄悄离开驹子，站在一群孩子的后面。因为烟火烤人，孩子们向后退去。脚下的积雪松软了一些。而人墙前面的雪，因为火烤水浇已经融化，杂沓的脚印踩成一片泥泞。

茧仓旁正好是块田，和岛村一起跑来的村里人，大都站在田里。

火大概是在摆放映机的房门口烧起来的。茧仓的半边屋顶和墙壁已经烧掉，柱子和房梁还竖在那里冒烟。除了木板顶、板墙和地板之外，茧仓里空空的，所以里面的烟并不怎么大。屋顶上浇了很多水，看样子烧不起来了，但火还在蔓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又会冒出火苗来。三台抽水机赶忙去浇，于是忽地一下，火星四溅，冒出一股浓烟。

火星溅落在银河里，岛村好像又给轻轻托上银河似的。黑烟冲向银河，而银河则飞流直下。水龙没有对准屋顶，喷出的水柱晃来晃去，变成一股白濛濛的烟雾，宛如映着银河的光芒。

驹子不知什么时候靠了过来，这时握住岛村的手。岛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没有做声。驹子神情专一，两颊绯红，只管望着火。火光一起一伏，摇曳在她脸上。一阵激情顿时通上岛村的心头。驹子的发髻松了，伸着脖子。岛村倏地想伸过手去，但是指尖簌簌颤抖。他的手发热，驹子的手更烫。不知怎的，岛村感到别离已经迫在眼前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房门口的柱子还是别的什么，火又烧了起来。水龙一齐喷射过去，屋脊和横梁嘶嘶冒着热气，随即倾坍下来。

突然，围看的人群“暖呀”一声，倒抽一口冷气，只见一个女人落了下来。

茧仓兼作戏园，二楼尽管徒具形式，却也设有座位。虽说是二层，其实很低，从楼上掉到地上，照理只是转瞬之间的事，但时间长得好像足以让人看清掉下来的姿势。也许那样子很怪，跟木偶似的。所以，一眼看过去便知道，她已经不省人事了。掉在地上没有声音。地上是一汪水，所以，更无尘土飞扬。人正落在新蔓延的火苗和余烬复燃的死火之间。

一条水龙对着余烬的火苗，喷出一道弧形的水柱。就在水柱前面，忽然现出一个女人的身体，便那么落了下来。她在空中是平躺着的。岛村顿时怔住了，可突然的，并没有感到危险和恐怖。简直如同像非现实世界里的幻影。僵直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来，显得很柔软，但那姿势，如同木偶一样没有挣扎、没有生命，无拘无束的，似乎生死均已停滞。要说岛村闪过什么念头，便是担心女人平躺着的身体，会不会头朝下，或腰腿弯起来。看着像会这样，结果还是平着掉了下来。

“啊——！”

驹子划然尖叫一声，捂上眼睛。岛村的眼睛则一眨也不眨地凝视着。

掉下来的是叶子。岛村是在什么时候知道的呢？人群的惊呼和驹子的尖叫，实际上好像发生在同一瞬间。叶子的小腿在地上痉挛，也在那一瞬间。

驹子的尖叫，直刺岛村的心。看着叶子的小腿痉挛，岛村的脚尖也都跟着发凉，抽搐起来。在这令人难耐的惨痛和悲哀的打击下，他感到心头在狂跳。

叶子的痉挛微乎其微，简直觉察不出来，并且立即停止。

在叶子痉挛之前，岛村先已看见她的脸和红色箭条花纹的衣服。叶子是仰面掉下来的。衣服的下摆一直翻到一条腿的膝盖上面。碰到地上，也只有小腿痉挛了一下，整个人仍是神志不清的样子。不知为什么，岛村压根儿没想到死上去，只感到叶子的内在生命在变形，正处于一个转折。

叶子掉下来的二楼看台上，接连又倒下两三根木头。在叶子的脸部上面燃烧起来。叶子闭上了那顾盼撩人的眼睛。翘着下巴，仰着脖子。火光在她苍白的脸上闪过。

岛村蓦地想起几年前，到这个温泉村与驹子来相会的途中，在火车上看到叶子的脸在窗上映着寒山灯火的情景，心头不禁又震颤起来。一刹那顷，仿佛照彻了他与驹子共同度过的岁月。那令人难耐的惨痛和悲哀，也正存乎其间。

驹子从岛村身旁冲了过去，这一举动和她划然惊叫，捂上眼睛，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也正是人群“噯呀”一声，倒抽一口冷气的时刻。

烧得黑糊糊的灰尽浇了水，七零八落地掉了满地。驹子拖着艺妓的长下摆，磕磕绊绊地跑了过去。她把叶子抱在胸前，想往回走。脸上现出用劲的样子。而叶子垂着头，脸上像即将临终那样漠然，毫无表情。驹子如同抱着她的牺牲品或是对她的惩戒。

人墙开始溃散，你一言我一语，拥上去围住她俩。

“让开！请让开！”

岛村听见驹子的叫声。

“这孩子，疯了，她疯了！”

驹子疯狂的叫喊，岛村想走近她。但被那些要从驹子手中接过叶子的男人家，挤得东倒西歪的。当他挺身站住脚跟时，抬眼一望，银河仿佛哗地一声，向岛村的心头倾泻下来。